

0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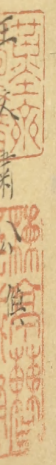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卷之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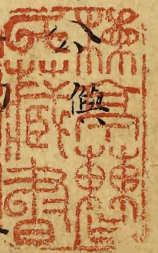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卷之十六

副都御史楊公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無錫楊公以成化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卒于河南之行臺壽五十有九訃聞

上命驛舟歸其櫬禮部諭祭工部營葬公之子紳卜以是年十二月丙申奉柩葬神獲鄉長腰嶺新阡乃其事狀請銘其神道之碑公諱璿字叔璣自少穎悟喜學正統戊午中京闈鄉薦己未登進士第尚未授室乃以假歸還朝拜戶部主事陞郎中累遷山西叅政陝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右布政使命下公已聞母喪服除召為戶部侍郎入謁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璽書撫治荆襄流民巡視北直隸節制永平山海密雲居庸等邊閑巡撫河南敬歷中外幾四十年以勞瘁



乞休章再上不許崇王之固郊迎感寒疾殆甚猶曰  
就卧榻治官書即縣吏白事戒直入卧内口占酬應  
救至命加公服猶強起不能支填之遂卒嗚呼公可  
謂盡忠予固一息不懈者矣公才質通敏負器局論  
事果斷無媿阿態在官地爲太司徒金公所器財賦  
出納凡經公籌畫不復訾者在山西偏歷州即覈實  
戶數立上中不二等法均其徭役民用利便奉勅督  
輓軍餉二十萬石實邊廩事集而人不知勞陝西地  
控三邊動輒有警徃歲西夏用兵芻粟轉輸皆公調  
度洪渠水溢涇陽縣治堰以殺其勢賑恤匱乏存問  
犒獨其治民知山石而加勞焉蓋在山右者八年在  
陝五年而有河南之命先是流民嘯聚荆襄南陽山  
谷間以百萬計朝議求堪任拊循重寄者僉宜於公



谷問以百高計朝議求堪任附循重寄者愈宜於公

故

上始欲任公典邦賦尋撤公以去授以峻秩加賜寶劄

公單騎直抵其境勤宣

帝命周行賑贍留者占籍去者羸糧遠迹宴然未幾有

盜起房竹縣境相挺剽劫公曰是曹殆困於饑寒者

猶撫諭之弗從乃請加兵俘獲數千人衆議謂當搢

刈公持不可曰殲厥渠魁費從罔治此

上意也第戮首惡數人餘悉縱遣人是歲畿內八即歲

凶公聞命兼程以進首閱預備四倉空無所儲百方

營聚有司怠於趨事者公繩之急而豪宗鉅室又憚

公勸分遂騰口四謗公一無所顧惟汲汲以廉濟斯

人為務北移河南先聲所至人益慕賴化行俗阜口

上嘉念公寵賜綵段四表裹而公亦感



上知遇益勤於事剖決無滯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所至  
敷求人瘼搜剔吏弊禁游未抑豪右奸究屏跡而善  
類知勸公夫性介特與人交不苟合始舉進士鄉人  
有爲中官者氣焰熏灼人趨之恐後公絕不通問家  
雖當饒其自奉極清約祿俸所入分給姻族一婦發  
居時加問遺二兄傾逝厚撫其遺孤子而處諸弟篤  
友愛塾師夏處莊匡文佐卒亦卹其後嘗闢義阡葬  
死無歸者蓋公既豐顯從弟叔瓛亦起家甲科歷官  
卽署群從子姪或輸粟補官或明經擢科後先相繼  
父每以盈滿爲懼寓書戒之俾知嚮義公故平生所  
爲多義舉其性尤酷嗜文史殘碑斷碣打搨殆徧見  
異書必重購得之作爲文章渾厚沉着於詩尤有思  
致遇佳山水吟眺終日公退手不釋卷蓋其嗜學之

心大而不倦中歲既有退志遂題其居曰宜間有宜  
間素若千卷載千象其先世自合德曾且黃元冬子舉



心大而不倦中歲既有退志遂題其居曰宜間有宜  
問集若干卷藏于家其先世有令德曾祖廣元季舉  
義保僮鄉邑時識者已占其後必興祖原振考宗淵  
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姚張  
姚朱皆贈淑人配唐氏由安人累封淑人子男一即  
紳以蔭補國子生孫男一曰昂公自束髮即有志天  
下濟世康民之具皆其素蘊嘗與其僚南劍黃琛西  
蜀陳价三人者以意氣相期嘗曰使吾輩為朝廷獨  
當一面憑伏威靈徇以驅馳功業之成期於不負後  
三人果相繼為方岳陳仕至都御史黃卒官戶部侍  
郎出入朝著卓然與公相望質諸前言不爽毫髮傳  
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如伊傳管  
樂是也嗚呼使天假之壽考



上信任不衰其所就不衰幾古人已乎銘曰天佑

聖明英賢挺生發名成業為時股肱地方副曹岳牧重  
鎮肅肅蘭臺秋魏雄峻士霑一命亦足為勞公于其  
間屢踐屢更步履所至茂隆聲實維

皇聖明嘉乃丕績邦計所屬錢穀委輸忝忝絲棼待用  
無遺暨歷雄藩于秦于晉或專或禪厥聞大振民有  
父母固有屏翰公且久任遷羅家難入貳司徒既有  
成命屬茲流移須公撫定曰授中丞秉曰南征公齊  
其威人施惠行弄兵潢池何物小醜苗孽髮掃微公  
孰者邦畿千里凋瘵以蘇越茲大梁載道觀乎公官  
雖進而志則退天不愁遺邦國殄瘁訃音來聞哀感  
宸極賻奠有加肇建塋域華皓一節哀榮始終銘以  
美辭以詒無窮



美辭以詒無窮

戶部侍郎馬公神道碑銘 諱 王文肅公俱

南京戶部左侍郎致仕馬公以成化壬寅十二月廿

四日卒于家訃聞

上命知和州葉睦諭祭進士王琳營墓有日其子永賢

乃特葉知州狀謁予請銘公諱諒字子諒其先汴人

六世祖必興仕宋江淮統制因家于滁之全椒必興

生天麟元江淝儒學提舉高祖正甫龍興路學教授

曾祖信叔登延祐進士第六季倣擾伯祖九成舉義

從

太祖高皇帝渡江累建寄勲授金牌萬戶與陳友諒兵

鏖戰鄱陽湖死之

上閱其遺孤賜居和川故今為和州人祖九思考雲以

公貴贈通議大夫應天府戶祖妣鄭氏贈淑人妣徐



氏累封太淑人公生之前一夕太淑人夢月光入室  
叔祖澤聞而異之曰顯吾門者必是兒也自幼聰穎  
絕人書數百言過目便能成誦七歲入家塾十五入  
州庠初習書禮二經後專攻於詩宣德壬子領鄉薦  
癸丑中進士第觀政戶部督賦廣藩丁外艱服除授  
行在吏科給事中數陳時事闡切知大体奉使山右  
封蕃王格謹禮儀賞賚一無所受正統甲子陞山東  
布政司左叅議景泰辛未陞應天府尹天順丁丑陞  
南京戶部左侍郎三月奉表賀闕下陳倩歸省有寶  
鏹之賜六月丁太淑人憂庚辰召至京蒞事戶部壬  
午復南京戶部癸丑滿九載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蓋  
公尸應天時嘗忤權貴思有以中傷之久矣至是以  
公老疾為言而公年說五十八實未老士論惜之公

為人精敏究心吏治其始至山東也循行郡邑訪庶  
政得失察百司督否廢興黜陟悉協公議會可決張



為人精敏究心吏治其始至山東也循行郡邑訪庶  
政得失察百司賢否廢興黜陟悉協公議會河決張  
秩朝廷雖遣大臣治之然分理之務多出於公水訖  
不能為患正統末胡虜犯邊降虜安置山東者欲東  
机為亂朝廷憂之以勅諭三司戢民守城公曰此勅  
不可使聞於衆俄有馳生橋胡寇文移至乃者集眾  
諭之衆咸帖服民有感於後妻而欲置子於法公喻  
其父母曰昔夫子為政誅少正卯而宥不孝以教令  
不明也今爾子有凶德乃吾屬教令之失非由尔民  
之罪也其父母感悟遂請釋之還為孝子有民婦與  
夫兄有隙而縊殺其子女姦人之婦而殺其夫匿其碑  
券以強占民田盜米廩餘地以廣其居皆久訟不決  
公一訊即伏其辜歸其侵地而於負寃者尤力為辯



盧北至應天府事填委公裁決如流案無留牘溧水  
民素健訟一日投牒至八百公視其虛實而異置之  
召訟者曰某也實某也虛虛則受笞實則待勘民願  
受笞者十七八待勘者不一二焉其俗人死而利其  
妻者出棺歛之人已有棺復有載棺至者妻歎嫁後  
至者用其棺而先出棺者訟于縣不直復訟于公公  
責令曰薄俗不能禁民死無所歸安用令為乃杖出  
棺者以棺給貧民而歸其妻於所親使俟終喪別適  
焉六合貧民與其弟妻同劫人三斛粟事覺當棄市  
公曰以三斛粟而殺一家三人吾不忍也乃為出其  
弟妻其人臨刑號於衆曰吾所死無所憾但吾戶之  
德無以報爾旬容有因人死而棄毀其屍者所司擬  
以支解人罪獄上公不可曰死後棄毀詎可與生前

支解同科為輕咸之先時堂欽獨歸于尹凡有供而



以支解入罪獄上公不可曰死後棄毀詎可與生前

支解同科爲輕咸之先時堂欽獨歸于尹凡有供需悉出倚郭二縣民不勝擾公至一無所取分給僚屬之餘則儲以備燕饗饋賂又積其餘以爲工傭之費名曰公餘錢凡重建府治脩葺廟學創立貢院皆取給於此無勞民傷財之患既而擢貳地官曾未越月網紀秩然政有未便者條陳於

上苟益於時無所顧忌先是爲叅議時陳撫安軍民五事府尹秩滿陳卹民十三事朝覲至京又陳便民九事

上覽疏嘉之多見施行蓋公歷官外中餘三十年門無私謁謝事而歸囊橐蕭然田宅讓諸弟姪別建居室少賣田業治常產而家無網紀之僕多公自綜理暇則閉門焚香繙閱墳典課子姪業明經而已嘗道至



至訪以時事輒謝曰老耄無所與聞與守臣言無一  
語及私鄉人以請托至者拒絕之或以利動則曰吾  
後事具矣安用此爲其清節難操至於老而不便公  
素感末疾至是復作召子孫語以後事相戚以候疾  
至者亦與如平時乃捉沐浴衣冠端坐而逝春秋七  
十有七卒之又明年正月丙午塋歷陽山祖塋之次  
配王氏封淑人先十四年卒子男二長永賢王淑人  
出成化甲午中京闈鄉試次永年國子生側室出三  
女孫男一曰中公爲人厚論重誼以孝事親恭兄友  
弟撫遺孤接族姻皆篤於恩意與人交惇尚道義處  
同寅和而有節御屬吏嚴而不刻故其處爲名士其  
出爲賢臣德器修于家勲業著于朝名聲彰于時雖  
去不待年用之不完其才然舉以侷之古哲聞人於

公復何歎焉是且銘曰馬氏世曾寶塞于汴滁和



公復何歎焉是宜銘、曰馬氏世曹寶塞于汴滌和  
再遷繼世逾顯維公祖考蓄德弗施慶鐘於公乃荷  
寵緩公才夙成決科從仕黃門顯秩銓衡是蒞出佐  
曾藩八月舊都

帝曰汝賢貳我司徒輔理宣化裕民足國曾凡何時有  
煇厥續北臺之名尋返于南去險即夷公志所其公  
年未耄超然引退謀間維行君子所貴古有名言保  
晚節難幽室全歸亦罔後躋寵終有思裕後有澤太  
史作銘垂耀無極

副都御史吳公神道碑銘

琛

王文肅公 撰

成化乙未八月二十五日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繁昌吳公終春秋五十有一  
上悼惜之命有司葺祭如制公之子約以明年丁酉正



月某日葬公于邑汪冲山之原葬以走京師謝

上又命約八冑監以承厥蔭約感激

上春追念先烈期有以表彰之遂奉其鄉人威遠知縣  
宣達狀以神道之碑來請嗚呼予與公同為畿內人  
同領鄉書同第進士官兩京才名位望予雖不及公  
遠甚至於以道義相期氣節相許固未嘗少間也公  
未終之前數日嘗以書抵予賀予子游擢第謂吾亦  
有子頗知好學伺其成立當乞身于朝以歸從兄遊  
噫公之所以望於予者何如也而今已矣晚節未踐  
顧何所賴以為規哉故於公之終既為位哭之又為  
辭弔之則斯文也非予其誰宜為哉按狀公諱琛字  
輿壁號愚庵兵性警敏年十四補邑庠生日誦數千  
言為文章操觚立成倚輩莫敢與爭雅正統甲子以



書經登榜鄉乙丑戊辰兩試禮闈不利益勵於學一  
日方讀書嘔血數升母蔣氏驚往視之戒勿復學曰  
脫以是我生學亦奚爲而公境不少輟但掩覆無使  
母知居數年學大有進經史子集靡不掩貫下筆爲  
文益奔放不羈景泰辛未登進士第授例還家畢姻  
先已久粵章氏蓋不第不娶至是始聚年二十七矣  
登酉秋拜雲南道監察御史奉勅往甘州搞軍己亥  
巡按四川所至點奸貪雪冤滯明達果斷蜀人懷之  
三載給勅命封父聰如其官母妻皆孺人天順丁丑  
英廟復位武靖侯石享以功封忠國公專權自恣漸蓄  
無將之心公與同官劾奏之忤旨補外知遷安縣五  
日天變兩雹命還公臺職尋被選居臺端掌文案故  
事凡三司會讞獄曰十三道文移刑牒必擇老成諸



練御史二人綜理之蓋以裨總憲之不及而爲諸道  
之領袖古之雜類也時公以與同年高公明對筦五十  
臺中稱賢辛巳陞大理寺丞歲除陞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西陲莊浪去城四百里有地深八伙境前  
檢田者占數屯糧五千七百斛迫於徵輸軍多竄匿  
公首疏罪之西番扒沙巴哇等七族累歲盜邊撫之  
不服協同平羌將軍宣城伯衛公穎征勒之斬獲千  
三百級馬馳牛羊甲伏輜重無等賊平陞俸二級是  
歲朝廷推恩加封父聰官都御史母蔣氏茶人成化  
改元還朝議事適四川妖人趙鐸謀叛改命公往討  
鐸敗中止蒞臺事時淮揚荐飢尋命公賑卹公勞心  
焦思凡事有益於教荒者卒以便宜行事之而言多  
切直大忤權貴雖民賴以濟而公之謗滋矣明年春



召還言官劾秦必置公於法公危甚賴

萬幾公

天子聖明第遷官南臺時代者都御史林公聽於公所  
行事一無更張且言於人謂公實有益於民無負於  
國於世是其誣遂釋而聲稱益重來南未幾丁母恭  
人憂繼丁都憲公憂兩遭親喪哀毀踰禮再暮不御  
酒肉四方賻贈一無所受朝廷凡西遣官諭祭公先  
以僉都御史三載秩滿至是始頒誥命進階中憲大  
夫加封章氏恭人己丑服將終遣使齎勅即其家授  
之命巡撫兩廣至廣終半載代回南臺未至復遣使  
以勅授公巡撫湖廣時湖南已數月不雨民嗷望  
哺公禱祈不數日雨霑足自是拊修即邑問民疾苦  
窮荒僻陋之區無所不至凡在湖廣者五年威行惠  
施殊俗輯和會寧夏花馬池遠寇入境兵部以公嘗



在邊方熟知軍務擬奏巡撫陝西都御史徐公易置  
而湖廣鎮守三司又從民之欲兩上章留公甲午有  
旨許留進右副都御史適總督兩廣都御史韓公致  
仕朝廷繼韓者僉謂非公不可於是掇公以去去之  
日即邑父老扶携饗送齋咨涕洟而公亦爲之悲不  
自已當時士大夫言巡撫大臣能深得軍民之心如  
公者前此蓋未見也公至廣其撫民無異湖湘而於  
訓兵練士則尤加之意蓋嶺南寇盜矯虔其爲患尤  
非他方比也英德流民羅英郭瓊肇聚衆剽掠命兵  
擒之新會新興連界有劇賊嘯聚流劫村落餘十年  
公一旦殲其渠魁殲其黨與六百餘人徃徃聞人之  
大駭相戒歛迹柳慶諸州其窠穴也公親至其地檄  
召之許以自新詣軍門俯伏聽命者日以萬數公曉

以禍福無不勝羅而去時識者又謂廣寇真頑可以



以禍福無不踴躍而去時識者又謂廣寇冥頑可以成懼而不可以理論以理論之而革心向化如公者亦前此未見也公爲人勤敏自童非至沒齒無日不雞鳴而起二鼓而寢雖間外事叢酢應絕無壅滯少之餘閒博觀群書以資聞識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閭里後生書教往復靡不平答動輒盈幅初若不經意者而文理通貫情意字洽雖屬草有所不及雖身居顯位其自處一以謹抑待人無貴賤必以禮處故舊無相忘有所饋遺及金帛輒辭不受受其平生所得俸祿又日費於賓友故子姓衣食或不給身歿之後資業蕭然視先公所遺不長尺寸聚恭人章氏先四十年卒至是合窆焉繼聚鳳陽千戶任君女一子曰約讀書有成即公所語予者今爲大孝生四女長惠廉



適戶部員外郎嚴君子瓚餘幼在室公先世歛人宋  
李諱伯繁者徙居太平之繁昌三梁山下公八世祖  
也曾祖可立祖廷升皆不仕其先世譜牒散逸公纂  
成之又為家規十八條以訓戒後人予為之序公平  
生所著詩文多不存稿其存者惟愚庵集若干卷年  
譜若干卷

上所賜璽書與公之奏議具在亦足以垂不朽矣銘曰  
於赫

皇明道治治隆

列聖紹統即賢舊庸暨我吳公官登侍近珥筆臺端按

節邊郡遂丞大理荐陟中丞

帝曰汝諧殿我西平屬寇搶攘將

命中止淮人阻饑尋

命生撫頌聲既作流言亦與不墮於危賴我



皇命往撫頌聲既作流言亦興不擯於危賴我

聖明比官留臺出鎮南服湖湘數字嶺海警伏乞文且

武有燦其光人孰無死公胡可亡有亡者存有功有

烈雖存莫為有歎名節汪坤之原有碑墓門垂耀無

窮際此刻文寶以雄勇選充總甲永樂癸巳收捕沙

州叛寇老的罕加伍長中午集衆隨駕扯征授昭信

校尉永昌衛百戶並贈右圖都督府都督僉事祖妣

都氏妣皆氏並贈夫人公少替力絕人善騎射年一

十代父領兵建征寧夏至江蘭山後擒番王也先止

于并部衆馬駝以塔末樂柳辰復從北將至半壁山

荷資與回衛甘州操備宣德庚戌九月征曲先叛寇

款即思迨至恰思擒斬鎖南朵兒只等陞武毅將軍

若高到于戶癸丑八月征亦不剌山擒偽少師亦不



通戶部員外郎嚴君子瓚餘幼在室公先世族人米  
李諱伯繁者徙居太平之繁邑三梁山下公八世祖  
也曾祖可立祖廷升皆不仕其先世語牒故述公集  
成之又為家規十八條以館戒後人予為之序公平  
生所著詩文多不存稿其書者惟愚庵集若干卷年  
譜若干卷

上所賜聖書與公之奏議且圖亦足以垂不朽矣銘曰  
於赫

皇朝御史臣

汪圖

列歷驗其美為亦燦燦乎  
海內之氣亦既登門垂數  
矣亦其美入婚無苑公陽下子亦亦亦亦亦  
聖四山言留臺出縣南如附附  
命出 辭賦 贊 詩 新 言 亦 與 不 賢 休 武 醜 詐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卷之十七

伏羌侯武勇毛公傳忠

鄧都御史

廷瓚

公諱忠字允誠姓毛氏先世蜀人曾祖始徙雍之武威祖諱剌國初率衆歸附遂隸籍蘭州洪武丙辰歿于王事考諱寶以雄勇選充總甲永樂癸巳收捕沙州叛寇老的罕加伍長甲午集衆隨駕扯征授昭信校尉永昌衛百戶竝贈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祖妣都氏妣皆氏並贈夫人公少膂力絕人善騎射年二十代父領兵進征寧夏至賀蘭山後擒番王也先土于并部衆馬駝以居永樂甲辰復從北狩至半壁山荷賚與回衛甘州操備宣德庚戌九月征曲先叛寇散即思迨至恰思擒斬鎖南朵兒只等陞武毅將軍兼昌副千戶癸丑八月征亦不剌山擒偽少師督卜



至伯牙忽偽知院乞察及陞武節將軍正千戶甲寅  
七月備禦永昌考來口征哨哈剌脫歡山遇敵擒達  
賊首完者帖木兒等陞宣武將軍尋奉衛指揮僉事  
乙卯八月策應鎮番等處九月涼州破阿台賊兵於  
三岔河擒偽千戶土昇十一月黑山擒賊朵兒別台  
陞指揮同知賞賚有加正統丁巳陞甘州右衛操備  
戊午二月達賊朵兒只伯擁衆寇邊公從平虜大總  
兵蔣公征勦追至兀魯乃遇敵當先交鋒以七騎破  
陣奇功陞昭毅將軍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有銀  
碗文綺之賜誥追封祖考如其官壬戌九月哨巡沙  
州繕脩城堡邊民賴之甲子四月巡迤北天蒼毛目  
等處乙丑正月朝廷念公勲績賜敕獎諭加陞都指  
揮同知仍舊操備丙寅十月哈密使臣朝貢歸過赤

斤沙州軍東邊賊被掠朝廷以公素為邊戍信服



斤沙州宰東過達賊被掠朝廷以公素為邊夷信服  
命出宰東追撫公至大集渠魁諭以恩威虜即羅拜  
悔罪盡還其所掠時聞沙州都督喃哥偕弟却領占  
潰通瓦刺將謀內寇其弟鎖南奔已密受偽封祁王  
逸去因令公覘之庶得其實遂擒番僧加失領鎮并  
徵兵虜檄三紙械送京師復領兵往沙州收捕喃哥  
等千二百人招降赤斤達保帖木兒男婦四百餘口  
事聞陞都指揮使且有白金文綺之賜戊辰三月奉  
勅征進軍東等處至失刺哈真界夜集虜營生縛偽  
祁王鎖南奔并部下二百餘人招降沙州等處土達  
七十餘人陞右軍都督僉事尋被誥命追贈祖考如  
其官己巳七月哨接將叅劉震軍馬至半截墩遇敵  
奪獲被虜人畜甚衆敕克右叅將鎮守甘肅景泰唐



午二月領兵繕脩高臺城堡堅完有備人甚賴之公  
一日令男佺赴京奏事蒙特授佺百戶令齎勅回諭  
爾父子務在同心協力盡忠報國特

英廟出狩虜廷公前所獲奸僧加失領真因得不死遂  
投虜也先以師事之適朝廷遣禮部侍郎李實為通  
好計至則奸僧加失領真欲圖復讎中公以竒禍因  
設問告李實之遽以其言歸報公將獲罪而甘之內  
外守臣及其邊人俱為公訟朝廷亦知其偽置之不  
問適福建賊起命公馳往協守公居閩七年天順改  
元

英廟復辟即日召公於閩陞都督同知賜白金三十兩  
紵絲二表褒慰勞有加時公以勤勞膺疾

上遣太監賜羊酒藥物及日遣御史醫診視公疾愈入謝

上思其忠為西北重鎮欲得老成練達武臣乃命公協



上思甘涼為西北重鎮欲得老成練達武臣乃命公協

同總兵西寧候宋城鎮守迨行前一日召至文華殿

玉音下詢防邊之策公應對咸稱旨

上嘉勸良久從容諭之曰卿為國老成臣舊在西陲民

情土俗諳練有素此行當宣布朝廷威德加意撫輯

人民俾知感恩報國遇有朝覲必得其用毋致乖違

有負委任之重諭畢

上親授公以玉帶明日陞辭復贈白金五十兩金織蟒

龍袍尋召至文華殿面獎丁寧賜重寶一錠蓋

上在虜廷時極悉奸僧之間而益信公之忠誠故恩遇

之隆如此九月領兵昌寧等處截殺鎮番等處隄備

策應涼州哨至板井寇聞公威聲皆遁去明年戊寅

上遣使就鎮賜明甲鳳翅盔綉春刀以壯軍容仍降勅



獎勵是年佺病卒公今次男徹奏辭原授百戶有旨  
毛忠在邊効勞還着男毛徹做百戶公受恩感激愈  
深每征伐罄竭心營務圖成功五月永昌黃城兒西  
石門六月山丹紅寺兒甜水湖七月花寨寺溝凡三  
戰皆大捷擒斬賊衆并奪獲入畜軍器不可勝紀己  
卯五月陞右軍左都督仍舊鎮守公嘗護送都指揮  
馬雲奉使撒馬兒罕及程俊使土魯番撒馬兒罕使  
回文護送之公威望素著中外畏服所過畧無梗阻  
辛巳正月虜酋孛來擁衆寇莊良公與總兵宣城侯  
衛穎分兵遣擊之擒斬賊衆奪護戰馬軍器人畜賊  
勢少却隨領騎士三千於涼州十三里鋪墩安塘衆  
方集適賊騎數萬突至公嚴督將士併力拒適自黎  
明至久日晡時士皆殊死戰凡百餘合賊應弦墜馬

者不知其數賊衆稍却虜酋復立陣前宣大言以惑



明至久日曠時士皆歿死戰凡百餘合賊應孩墜馬

者不知其數賊衆稍却虜首復立陣前宣大言以惑我軍重圍愈固公單騎往見責其不臣之罪日皆裂：援兵其俱至賊遂解去全師而還八月虜寇永昌公屢截殺或夜劫營壘以撓之斬獲首級戰馬軍器并奪回男婦三百餘牛羊驢騾以萬計癸未冬總兵衛公與公計曰把沙巴哇等族咎啞馬吉思冬沙思俄思歌兒阿兒加倉等番夷久在莊浪涼州永昌阻截搶劫殺害官軍不舉兵勦除深為地方患遂合奏刻日分兵攻之公分巴哇大族阿兒加倉小族至期拒者戮之降者撫之不旬日功成惟莊浪軍馬進功咎啞馬吉思冬沙等族不下公又合兵攻之盡滅黨與各族良善番官酋長公與總兵撫安之按堵如故捷奏進公爵為伏羗伯食祿一千石協守如故成



化戊子八月陝西固原州土達滿四叛聚衆萬餘據  
石城砲架山流劫鄰境震驚關陝其山七峯險峻前  
此宮軍追勦每失利至是公奉勅以行遂率其涼兵  
馬與總督項公會行自十月初九日發哨期以軍至  
放炮掣軍舉姻次日至石城前門會議適遇賊迎敵  
時甘州軍馬在後遂以騎二百餘人衝陣至砲架山  
截山奪險對敵後哨至賊已大敗礮石滾木至以車  
輪磨石俱盡公與孫鎧督我軍乘勝直搗七峯聞山  
上老稚皆號泣奔走功垂成忽婚霧起他哨誤先舉  
姻掣軍賊遂乘風盡抽餘黨以死決戰公顧孫鎧曰  
勢急矣我受高爵厚祿職在滅賊誓不與賊俱生鎧  
亦顧衆曰我

君我祖在上寧與賊同死遂首騎與祖破陣以進孤軍

相持自己至百戰九十餘合射矢皆盡拾賊矢射亦



相特自己至百戰凡十餘合射矢皆盡拾賊矢射亦盡公遂中流矢鎧前翼救仍奮馬殺十餘賊賊矢鎧斷其指裂其額曰爾復能射否海亦赴救死之是月十一日也夜半風起折旗拔帳營中士卒皆聞甲馬声幕下卒王寬夢公曰我必將滿四馬上活活擒來既覺驚愕御史鄧公本端隔帳聞之即起焚香祝曰公果有靈能助我擒賊當為具奏立廟祀公未幾滿賊就擒伏誅忠義所感天固有以相之耶訃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且曰毛忠奮勇殺賊忠義可嘉其與塋祭給麻布一百疋齋糧一百石造營域明器錫以鐵券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伏羌侯謚武勇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伯爵公體貌雄偉器量宏豁故人望而畏之即而受之性仁孝事



先都督公盡色養母皆氏早喪事繼母都尤孝謹能  
樂友士大夫習之古兵法料敵制勝雖古良將不能  
過平居不喜遊畋不嗜貨利存心一以忠義為主其  
訓子孫亦如之嘗又賜五倫書謂子孫曰忠義盡在  
是矣汝等奉誦之毋忽待士卒務察其饑寒勞苦惟  
恐有一人不得其所故事卒樂為之用嘗征甜水湖  
陣中一軍馬被賊箭而仆公以所從馬乘之其招來  
達軍新役者又勿丁無倚悉派殷富軍家給其月料  
冬布之半養之其半貯候長成為婚娶之費凡士卒  
疾必與湯藥至公自省問如已子其愛獲軍士皆數  
此軍旅所至市不易肆能農不輟耕晏然不知有兵  
故喪還之日閨中餽運道塗行旅之人雖非甘涼卻  
屬而平日威信所感動者莫不運揮淚相吊至有迎

觀而奠望門而哭者自公卿以及徧裨將士吊奠贈



屬而平日感信所感動者莫不運揮淚相吊至有迎

觀而奠望門而哭者自公卿以及偏裨將士吊奠賻  
祭相屬於路越數月不絕凡荷朝廷暨親王賜祭無  
不嘉其忠義之節生榮死哀可謂至矣是歲十一月  
二十八日奉葬甘州城南公生洪武甲戌六月二十  
一日薨以成化戊子十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五配  
真氏封夫人子男四長佺錦衣百戶贈伏羌伯次曇  
事釋氏次俊甘州右衛百戶又次傲甘州左衛指揮  
孫男九曰銳今襲伏羌伯銅鑑鉞鎧鑕鐸鐸甘  
州左衛百戶孫女二弘治乙卯七月朝廷賜名其坊  
曰忠義以表厥宅里丁巳七月欽命所司

欽命所司於甘罪擇地建詞賜額曰武勇以春秋祭之  
公名著夷功施社稷侯封廟食金書鈇券輝映當  
時流傳百戶蓋廩有生氣真字宙間大夫也銳襲爵



弘治元年命封平蠻將軍印克總兵官鎮守湖廣尋  
改命總鎮兩廣信賞必罰威行惠施功高不居詩書  
樂禮念：不置蓋有古卻敷之風得非乃祖積功懋  
德及庭訓之所致歟

都御史韓公言行錄

雍

書

侍郎尹直

韓雍字永熙直隸吳縣人父以閩右徙實京師占籍  
宛平縣進士歷任正統成化間官至右都御史卒年  
五十七

公生秀穎異常書過目輒成誦成童選補順天府孝生  
正統辛酉以詩經中京闈鄉試明年登進士第癸  
亥拜湖廣道監察御史乙丑奉命祿囚有碭山縣李  
教諭丘純因責愆天祝磨見其父領磨兒遁去乃告  
純筆死棄屍他御史問勘証伏尋屍偶於黃河傍得



一支解者認為磨兒屍遂坐極刑公疑之遣人蹤跡  
得磨兒純由是得白

戊辰按治江西吉之廬陵等縣兇徒乘歲饑劫掠勢  
甚熾公與巡撫侍郎楊公寧設法捕首賊二百餘人  
悉寘重典地方以寧已已少保陳先生循知公之才  
特薦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黜奸貪疏滯  
獄均徭後平市價息威大著丙子劾奏王府及王教  
授違法等事

上命大臣覆實章其獲衛而教授以下坐罪有差

英廟復辟調山西副使坐累致仕戊寅遷大理寺右少  
卿尋復右僉都御史問決強盜十八人內二人訴被  
同起二人讎指時左都御史寇公深云會問已明柰  
何公曰人命至重有詞且暫留問不實決未遲二人



得晉餘欲行刑公復曰若不晉指者將誰與證始晉  
四人復訴者得白錦衣指揮劉敬因召亨連坐有謂  
敬魯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公曰律之本意謂  
結交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  
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  
會者何以罪之東漢時以朋黨二字害盡忠良覆轍  
可蹈耶是冬秦勅巡撫大同宣府陞薛召至文華殿  
諭遣之物宝欽三千貫蓋異教也至則卹軍士繕城  
堡糾治貪蠹震攝盧志有古守邊者風癸未還議事  
陞兵部右侍郎有忌之者適

英宗皇帝上賓因事遷浙江右叅政

成化乙酉兩廣彙寇弗靖

上命都督趙公輔克總兵掛征夷將軍印兵部尚書王

公就特舉公素有雄才解幹大事遂起公於浙拜都



公就特舉公素有雄才能幹大事遂起公於浙拜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仍食從三品俸贊理征夷軍務公  
既受命會於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從遊擊率達官  
由虞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  
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公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  
制閭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雖專之可也夫兵有聚  
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  
賊勦况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首全師至彼南  
可以攻大藤峽接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  
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  
舉無不克何煩於通乎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  
較惟勝之而已叔敖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  
奪人之心薄之也所以兵貴拙速不尚老遲又何泥



於困乎於是命將分兵諭以朝廷威福之重示以賊  
勢可滅之機衆歡乎咸願死戰不逾月先破脩仁荔  
浦次及大藤峽前後生擒斬首奪回被虜俘獲賊屬  
共四萬一千七十有奇捷聞

皇上嘉喜陞公左副都御史提督西廣軍務兼理巡撫  
賜綵段六表褒叙功當蔭于公以與第睦授錦衣所  
鎮撫先是公與將士約能生擒被虜男女者准其功  
故無妄殺之慘功成之日士皆歛迹無謀秋毫不染  
於衆廣人名其所甜亭曰運籌扁曰平壘所以記其  
實也戊子公以西廣土地廣遠恐餘孽復生重貽邊  
患請於朝願得文武大臣分理其事  
上可其奏陞公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於梧州開設總  
府居中調度而廣副總兵叅將而下悉听節制柰何

承制專決已久一以繩下不貸大吏以故得理者喜



承制專決已久一以繩下不貸大吏以故得理者喜  
不得理者多不悅於是上有上書言公不法事若干條  
皇上知公功劳遣使勘覆多虛公即引疾再三陳乞  
上知其誠恫特賜愈允俾致仕時年五十有二

公為人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不為岸谷有信  
義發摘奸伏如神然每存心於愛人不事苛刻秉兵  
權於一方未嘗濫殺一人政務填委不忘文事擒詞

西翰思如湧泉無少凝滯嘗作江西第一樓等詩著

平靈錄多膾炙人口

並尚書張瑄撰行狀

公聰明才辨迥出流輩按江西時適閩廣處州寇藪  
剽掠及境公設法擊却之當時巡撫侍郎楊寧稱於  
衆曰韓繡衣聰明百倍於小子官民奏晉重接一年  
回朝陞廣東憲副不數月陞僉都御史年未三十民



情吏治素所諳練風裁凜然几臨衆決事動蹏百餘  
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語踈滯處置事務靡不允當至  
今官民遵守之曰韓都例繼公巡撫者以爲不及嘗  
念陳芳洲先生爲舉主赴鎮經泰和躬祭墓下流涕  
不已曰士爲知己者死何能報也璣綴  
公奉命以討有罪一以仁義誠信皂心師至之始即  
律之曰夫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苟非以順  
之而動不可也若等勿盡劉無辜勿濫容首惡勿逼  
彼之來降勿爽我之號令斯事濟矣衆咸曰諾於是  
發偏師先下荔浦脩仁西延陽峒然後移兵斷藤橫  
石等八百餘寨所過之地如振稿如破竹自成化乙  
酉冬十一月至丙戌春正月凡五征不克者一舉而  
平之

公之用兵一運乎心德之微而全活虜掠之衆則公



公之用兵一運乎心德之微而全活虜掠之衆則公之仁足以協群情矣首惡而罪必誅威震而刑不濫則公之義足以討有罪矣撫安來降而弗畔其約則公之誠足以化強暴矣號令必嚴賞罰必當又公之信足以及軍旅矣

取勝之師必在速戰乃分官軍面授方畧水陸並進是歲七月一戰而克遂以七軍之在行者分爲五路八月進全州丹安凡若干戰賊大敗九月又往廣西五路發兵進討荔浦修仁十一月師至大藤峽又釐爲二十五哨固守衝要四面夾攻賊預備險阻牢不可破以滾石擡木長槍毒矢抗敵公忿然曰吾受

天子重託生靈命脉在此一舉事若少緩則兵民膽喪鉅萬之衆肝腦塗地又曰文王之師攻必緩戰必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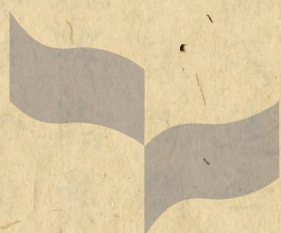
者欲候其革心順服而全之也公復下令且招且撫  
得向化致附者一萬三千其怙終者則天誅不可以  
留乃申嚴號令以身先之肆兵前進萬衆譟乎聲搖  
山嶽一戰而渠魁就縛勢若泰山之壓累卵商飈之  
拉枯朽群兇失怙鬼竄狐奔旬月之間攻破寨峒五  
百生擒一千有奇斬首七千三百俘獲賊屬奪回被  
虜男女三萬餘口燒毀賊巢得獲器械牛馬無算乃  
改大藤峽爲新藤峽立石以告來世捷報于朝仍以  
向化者衆反側未乃州治其設地巡司六所擇其  
夷心信服者數人授以土官而約束撫安之施以實  
惠量給以田使之好各遂其生鏗鏘  
尹直贊曰長材大器風采桓桓贊我執法理劇剴繁  
豹變于隱鵬息如搏愛遣江右功著嶺南奉身而退



皇  
繼者維難

知難而後進

天  
變于隱  
鵬息如搏  
愛遺江右  
功著嶺南  
奉身而退



浙江圖書館



皇明名臣瓊琰錄後卷之十七

皇明名臣瓊琰錄後卷之十八

楊尚書



浙江圖書館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卷之十八

脩撰羅公言行錄倫

楊尚寶 庶

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進士第一成化間官翰林

修撰養病山間卒年四十

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回避有不可輒面  
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  
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效親宦官  
宮妾之時少執款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  
名第一為翰<sup>林</sup>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  
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諸其私第告以不可李  
公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  
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  
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



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為大救時行道  
為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  
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府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  
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  
為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嘗有起復者矣倫雖  
以此為人所知然亦知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修  
讓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垂  
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之世知倫者不過以其滂  
沛之文竒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啟為  
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做古置義田以贍  
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不受或衣之衣行遇乞  
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谷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  
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千之比舉大日已近午亦曠然

不以為意提舉泉州府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之以  
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



曰瓶粟整矣之旁舍千之此舉大日已近午亦曠然

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之以  
之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  
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  
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

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  
少賤以徇人雖歎窮晦其寧身可得耶以其所學進  
訖於上世目之爲任何足恠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與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道於前而  
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書

天白日足稱云陳獻章撰傳

孤忠大節文山者爲采一人高風直氣羅一峯者  
爲今一人有文山此啓故有一峯此書有一峯此書  
故知文山此啓此書蓋有待駢枝縣附而自會



者亦自然也予讀前史每見文山之烈未嘗不起于  
古凌厲之想但予晚生不能接見文山眉宇徒切想  
望而已然越又去國期年得見似人者喜予雖不見  
文山得見似文山者喜矣今之世豈無似文山者哉  
成化丙戌附驥一峯之尾登第得拜一峯泰山喬嶽  
白日青天蓋真文山者矣不徒似也嗚呼曾幾何時  
而一峯謫矣及其再見又未數月而一峯病矣又不  
數年而一峯卒矣嗚呼予於一峯當何如哉一峯跋  
文山此啓自謂一字一涕張東白跋一峯此書又謂  
一字一涕予於一峯吾道之哭世道之哭朋友道之  
哭雖一字萬涕有不足以寫吾痛夫豈止一字一涕  
者哉

莊景跋書  
文丞相啓

於乎一峯為道藝先覺為仁義郭郭為士庶依托為

當世醫藥為沛八表之雲而翔千仞之鸞為銀萬物



於乎一收筆為道藝先覺為仁義郭郭為士庶依托為

當世醫藥為沛八表之雲而翔千仞之鸞為鼓萬物

之風而架層空之閣其心洞々其性落落其文浩浩

其行卓々白日青天泰山喬嶽於乎一峯九原不作

吾誰与歸吾從終子於冥漠陳獻章按祭文

人心皆孟孔世道皆商周此意無人會西風吹古丘

白日金牛洞青雲丹鳳樓思君不可見新月上簾鉤

周瑛撰

侍郎楊文懿公言行錄

陳

同上

楊守陳字維新浙江鄞縣人中進士歷仕景泰弘治

間官至吏部古侍郎卒年六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文

懿

公五歲就家塾日記數百言初奉詩歌輒有奇語稍

長習舉子業詞理兼優屢出倫輩四方奉者徃々傳



錄所作經義綸策之文以為式

何喬新撰墓誌銘

憲宗皇帝初間經造公為講官效所啓迪一日講書我  
成篇公進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  
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  
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高居  
無為肆情嬖豔者乃啓祿山之變是何也蓋舜之所  
以無為者田其封山澹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  
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  
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而有為乃始佚樂而無  
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  
所以忘者可此至狂治亂所分惟  
陛下留意特左右听者悚然

權律有重公欲授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謝却之私於  
其人曰吾猶歸也字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



陛下留意時左右所者悚然

權倖有重公敬授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謝却之私於  
其人曰吾猶整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

改節耶墓誌銘

詔集議祧廟禮官請祧館

懿祖而以

祖德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

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事之

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

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周報乙周亞園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

嘗有取于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間

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向之

位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而合食為非禮



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固無嫌也

憲宗升附請并祀

德懿愍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高周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

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者不能從程敏政撰傳

弘治元年春公上疏請

浙

上日御經筵及午朝听政大畧謂

陛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

心清理明

聖德日隆矣優詔嘉納備  
憲宗實錄以公為副總戎乃兼理節事公上章請詳節



聖德日隆矣優詔嘉納備

憲宗實錄以公為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公上章請解部

事專吏職章再上皆不允踰年公又疏乞致仕且曰

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尚書王恕者尚招

人言况臣迂踈豈勝此任望賜臣致仕養病林下以

盡餘年

上不許致仕命公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

如故公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

朝廷政事反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來

輯尚可補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親而



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固無嫌也

憲宗升附請并祀

德懿愍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郊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

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者不能從 程敏政撰傳

弘治元年春公上疏請

**浙**

上日御經筵及午朝听政大畧謂

陛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

心清理明

聖德日隆矣優詔嘉納備

憲宗實錄以公為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公上章請解部



聖德日隆矣優詔嘉納脩

憲宗實錄以公為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公上章請解部

事專史職章再上皆不允踰年公又疏乞致仕且曰

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尚書王恕者尚招

人言况臣迂踈豈勝此任望賜臣致仕養病林下以

盡餘年

上不許致仕命公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

如故公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

朝廷政事反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采

輯尚可補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魏而



英宗實錄標目循書却戾王附是宜改正舊例羣臣章  
疏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得書乞以留中之奏悉對  
史館擇而書之草奏欲上以病不果墓誌  
公天性孝交與人交篤於信義居嘗退遜休若不勝  
衣言若不出諸口至高確義理論事是非曲直則侃  
侃剛直視義所在勇往奮發雖壯夫不遠也嘗被命  
教內侍省教成多去為近侍與公同事者率因之取  
寵貴而公獨無少資藉士論多之公博學敏識於書  
無所不讀遇有所得即為論著蚤歲嘗作五經四書  
私抄而詩書二經尤為精到至其家庭授而用以取  
科者則專門易學王傑撰神碑  
先生志行高雅學博而才俊問學之功孜孜不懈而  
天資類敏絕人古今詩文每一過目輒為倍誦於凡

事物之觸于目感于心者未始不即之以賦咏作為  
詩歌以見意李紹撰九閩唱和詩序



天資類敏絕人古今詩文每一過目輒為倍誦於凡

事物之觸于目感于心者未始不即之以賦咏作為

詩歌以見意 李紹撰禮閣唱和詩序

公二子長茂元字志仁次茂仁字志道先後起家進

士茂元累官山東按察副使弘治申寅河決張秋朝

廷遣重臣治河而武臣中貴各持有頭目糜用不貲

茂元馳疏上聞以是得罪謫長沙府同知尋謝病卒

官歸屢為常道薦起弗果弘治癸亥尚書馬文升推

轂轉安慶府知府茂仁今任刑部廣東司郎中先是

委議問刑條例兼總本部十三司章奏諳達事体士

論趨之諸孫美珩美璜美瑤美瑠美瑤美瑠美瑠美瑠森

然玉立又公之積慶云 然誌

廣東布政陳公言行錄選 楊尚寶 廉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進士歷仕天順成化間官



至廣東左布政使卒年五十八  
公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從鄉先生陳璘游日坐一  
室誦習未嘗嬉戲敝衣糲食人不堪其清若而處之  
自如為文理致深密讀之有味吳寬撰傳  
巡出江西風紀大振不以刑法立威官吏相戒自不  
敢犯

憲宗嗣位公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  
慎言甚剴切提李南畿李者競為浮華之文力欲變  
其故習徧歷郡縣宿李宮默然端坐以身為教令讀  
小李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  
擢廣東布政使廣民疲困為除徭役罷和買備賑濟  
皆務為惠養計數辨冤獄閩人賴克哥等三十九人  
漁于海舟為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以通番論又

邑民劉馬位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為盜公察其冤  
悉釋之



漁于海舟為...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以通番論又

邑民劉馬住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為盜公察其寃

悉釋之尤不畏貴倖中官有弟昌為武職者逼娶寡

婦為奪還之於是乃有提督市舶司者倚進貢為奸

利役戶苦於供需特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

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刺國使臣市舶利其貨

不問公發其偽時又有撤馬兒罕使臣泊六博以御

子八貢浮海還國云款往滿刺加更市獅子公言此西

域賈胡為圖利耳使隨其謀必貽安南諸夷之笑因

体所關甚非細故中官既蓄減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

及是每為阻抑怨益深乃誣奏他事勘事者求事實

不得必款文議至以罪竟遠公赴京廣人數萬擁留之

公在道病作行至南昌而卒

公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潛脩默識不求人知其孝



以克己求仁為要因自号克菴讀書不資於文詞遇  
格言即手録于冊為力行之助平生言若不出口視  
所當為者則勇於為之不顧利害其處事緩而詳御  
下嚴而恕至於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身  
既貴顯燕會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尾器蔬食相對  
無媿色自河南聞喪还行裝蕭然車一兩而已及之  
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  
並傳

嗚呼此吾父陳公士賢之墓公有天下不可奪之大  
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遏於天下之大勇  
國家承平日久士夫多奄奄無氣節問有之而檢身  
之功或歎焉故其發之也不耀而其特之也不恒如  
吾士賢則何可議哉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其操履

恪然一出於誠其居此官即敬盡此職其行此事即  
敬盡此心其親去就升兒甚輕一在於生足用家餘



吾士賢則何可議哉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其操履

恪然一出於誠其居此官即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即  
欲盡此心其視去就升冗甚輕一在於生足用家餘  
不卹也宦轍所至無不感動響應者近江西江西人  
到今萬口一詞稱頌為名御史南畿河南士民渡道  
江送者萬計復相率立生祠及去思碑被閹誣時兵  
民數萬慎溢衢巷號訴於詔使多涕泣者闔廈以賂  
公所點吏張聚者證公吏死不從公名滿天下士大夫  
無問識不識論一時正人必僉曰陳集 張元禎撰暮  
表

吏部尚書康懿陳公墓誌銘 後 王文肅公 撰

弘治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  
致仕莆田陳公以疾終于家訃聞命加卹與又命舉  
壹惠之制於是諭祭以文塋塋以武具如故事而以



康懿易名天允合經禮

上念公

先朝舊臣所以軫不慙之悲而施寵終之恩如此吁可  
謂盛矣公塋有曰其家以公治命來請予銘予感公  
知已不能辭乃按其鄉人工部侍郎劉公璋狀而銘  
之曰公諱俊字時英別號愚庵自幼聰警不凡長遊  
即橫治書經正統丁卯試鄉闈以閩藩第一人發解  
明年中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成化  
乙酉陞南京大常少卿戊子召為戶部右侍郎癸巳  
改吏部乙未陞左侍郎丁酉滿九載拜南京戶部面  
書庚子奉勅改兵部忝替机務甲辰轉吏部丙午尚  
書九載滿赴闕

上嘉勞之賜以羊酒寶鈔俾還任無何疾作抗疏乞休

遂加太子少保致仕賜璽書馳傳還鄉仍命有司月  
給粟米二石歲共與隸囚人蓋歸旣逾年而疾甚以



上嘉勞之賜以羊酒寶鈔俾還任無何疾作抗疏乞休

遂加太子少保致仕賜璽書馳傳還鄉仍命有司月  
給廩米二斛歲供輿隸四人蓋歸既逾年而疾甚以  
至不起公爲人負才礪志自爲主事已綽有賢聲嘗  
督天津諸衛官兵採秋青草即日奏減歲增之數三  
十五萬束令止輸原額蘇松諸郡折糧銀爲里豪所  
侵者七十五萬兩有奇公往徵之不數月悉輸內帑  
尚書金公謙大資異之自是更景泰以至天順其所  
任職皆嚴辦而賢能之聲日亦有聞辛巳朝廷出師  
征兩廣叛寇命公往督饋餉時郡邑殘破公私匱乏  
百方籌畫事克有濟大率如弛鹽商越境之禁俾得  
隨處貿易而引輸粟二斗于南淮悟州周是兵不乏  
食而民不出賦輿論稱之是冬母喪乞守制不許明  
年師還始歸甫又明年復任未幾而有太常之命先



是爲少卿者多不檢一詞官缺請託紛然公至僉舉  
以公遂帖帖服蓋其爲務甚簡而公任之嘗不勞餘  
力識者固已知非公久處之地矣閱歲再暮遂入朝  
爲戶部尚書楊公昂以剛扞自任不暇貸於僚佐然  
獨重公事經公斷制者即不復省屬時四方奏災異  
三邊告輸輓文移還集諮議旁午裁決如流不淹晷  
刻而靡不曲當人咸服公爲不可及辛卯京師饑公  
奉勅發大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責有乘  
時射利者公請於

上凡糶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其計遂沮而饑者  
獲濟壬辰

上命將北征特勅公總督軍餉于秦晉諸邊公倍道疾  
馳北至則邊廩空竭歲且不登芻粟價湧而榆林近

緩糧道險遠輸者病之公乃募金于內郡市易且倍



緩糧道險遠輸者病之公乃募金于內邸市場且脩  
西安韓城同官徑道以便飛輓是行所向無敵虜酋  
授者公勞伐居外孰旋加俸一階尋遷吏部銓綜人  
物號為清允比陟南臺荐吏留府剡徐宿弊蓋不動  
声色而事皆就緒不暇威嚴而人自摺服名德老成  
上方倚畀而公乃引疾決去秩增宮保而祿之終身豈  
偶然哉公嘗以文學聘考庚辰會試己丑南郊命公  
獻北海神壇冊封藩王持節充正使之荆府他凡大  
祭祀大燕享公無不與而江  
上寵異之頒賜綵幣書籍之類亦不一而足吁如公者  
亦可謂榮遇也已公先世潁川人系出漢太丘長實  
十九傳至隋莆田兵馬使邁始家於莆曾祖福六祖  
明善考珪歷宦文昌天長教諭皆以公貴累贈資政



大夫南京兵部尚書祖妣黃氏妣鄭氏配馬氏皆累  
贈夫人子男二天叙以蔭補國子生天秩四女公春  
秋七十天叙等卜以某年月日奉柩塋文賦里瀨溪  
之原即公歸老後所營壽藏也劉公又評公為人沉  
毅簡重淵澄山峙望而知為正人平居篤孝友寡言  
笑操履端方確乎不可拔既仕以清白自持雖位至  
六卿蕭然不異布衣時比公實錄予無以易也遂併  
誌之而系之以銘銘曰於惟陳公閩產之奇負其才  
猷奮庸於時爰自郎曹致位卿相當之倚毗縉紳嘉  
仰功業焯煌志行卓殊白首不渝盟於策書一代鼎  
臣如公其幾天不愆遺奄其亡矣國有禮典哀榮始  
終匪徒為公亦以勸忠維公有子蚤以門庇世澤之  
徵庶其在此



徵庶其在北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集卷之十九

刑部尚書惠安彭公行狀

采僉事 端儀

公韓韶字鳳儀八世祖成始居莆之涵口曾祖田孟  
 德妣氏祖体正祖妣陳氏以婦節聞父思孝鄉宿  
 儒母林氏公幼莊重警敏幼書不捲少長識趣已端  
 公父不歆其汎讀以分日力惟課之舉子業公於暇  
 日仍取古聖賢遺文及子史諸書現之人即庠再試  
 于鄉未利而公父沒自是生業益替而弟妹皆幼母  
 夫人以遲暮之季夙夜懷憂公歲授徒以給用慰母  
 心景泰丙子預鄉薦明年丁丑會試中第七廷對賜  
 進士出身除刑部山西司生事既三載蒙恩贈父如  
 其官封母為安人未幾丁母憂服闋改廣東司陞本  
 司署員外郎有張岐者自外臺擢右僉都御史協管



院事公以其人非才力論其不可願朝廷而收召王  
竑李秉彜盛以伸公論疏入詔獄都給事中毛弘等  
言公特論雖過心實懷衆忠得者復職尋進本司郎  
中廣東爲司繁劇多涉于難挾勢而席寵者左撞事  
右突公中立不倚屹然以定民之茹枉抱鬱失利而  
狂呼者則爲之鋤疆剔蠹敘其有而歸之雖罹咎戾  
無所悔恨外戚之臣指揮周遵與畿內民爭田願得  
內臣及錦衣衛官往踏勘丈量之會有旨命公正法  
司官以行衆咸推公公至其地環視周匝揮等玉指  
弓尺徑歸上自劾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戶報不及  
管業然地有高下歲有捍淹細民頻年出賦以給公  
上旱則資污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禪污下安有空  
閉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安

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復詔



閉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安

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固本耶復詔

獄科道交章言其無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

先帝顧左右曰彼不見周遵之事奈何又請耶立却其

奏庚寅陞按察司副使所至平寬滯點奸蠹敦風俗

卹民隱壬辰冬分巡川東道至開縣有劉姓者戶先

分二支一徒一留徒者後復業與所番家人爭里役

而負遂陰嗾安岳縣扈民兄弟焚滅其家男女凡二

十一人隣人爲訴於府以爲事非干己且無證佐

尼不行公至聞之大駭督捕得扈氏并其徒十餘人

一訊欵服寘於法明年至合州屬邑定遠曾姓即從

兄弟數家一日聞盜出沒邑人奔竄第乘風入兄室

掠其貲誘之他盜兄迹知所由訴於官第夜聚群火

殺之凡十有二人盡死乃偽爲不知持狀詣公告公



鞠之得凶黨七人斃於獄其法奸摛伏類如此每出  
逃即邑民爭挽肩輿冀先至其境乙未春陞按察使  
公之副憲也凡有淫祀在分司者悉去之至是以二  
門外有廟祀五顯其事不經趙清獻公遺愛其蜀清  
風鐵面正吾憲臣之式乃與同僚謀撤五顯像而設  
清獻神主於位錄朱門問答有反時政與真希元論  
官僚之文名曰政訓以自警且以勵僚屬陳言時事  
宜變於今者各王府祭塋者差內官及行人等官以  
免勞費從之在蜀恩威兼著泚慝自分廉而不激明  
而不苛蜀人懷而畏之至今數賢廉訪必首稱焉戊  
戌春陞廣東左布政使下車首集父老百十人問民  
所疾苦與利病所當與革者而施行之先是農民補  
吏視房分罰其直名納公堂公曰取其財而責以不

貪可乎選俊秀善書者克之以積弊遂革鎮守內臣



吏視房分罰其直名納公堂公日取其財而責以不

貪可乎選俊秀善書者克之以積弊遂革鎮守內臣  
碩恒歲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  
擾公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土  
臣以此事上為恭不知凋傷國本為害又大也監舶  
內臣帝眷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船司為造辦貢  
獻之需公疏言今之官民富強不及於昔者蓋國害  
財之多故也使及今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  
為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頭  
將眷所奏餘戶暫與一年以後逾年停罷臣民幸甚  
有詔減其半陳公甫以孝行有聲于時公薦於朝曰  
國以仁賢為寶臣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且叨厚祿  
預於章醇儒乃未及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惟善之  
寶至凡廣南一時名士公皆折節下之每於朔望受



民詞日至千百紙決斷如流告戒諄諄如詔子弟民  
卒感之至有不平輒恥見公而目去者儀門外有土  
神廟亦更爲叅政汪公廣洋之詞最後太監梁芳第  
錦衣衛千戶某在鄉國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  
罹其害公復上書言狀忤旨調貴州布政使濱行之  
日廣之父老涕泣河下而去慈親追送數百里外者  
又若干人迹撫朱公英贈詩有獨有羊城臨發處西  
風卧輒烏声酸之句蒞貴藩境九閱月因俗爲之設  
施貴人安之亦如廣南先是大宰歷城尹公屢言公  
賢可大用

先帝以是益深知之甲辰夏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蘇松嘉湖等處公雖声稱凜然而鎮之以靜不  
尚擊搏吏自不敢犯料而民亦益樂其愷悌乙巳夏



尚擊手摺吏自不敢犯料而民亦益樂其慎憐乙巳夏

召爲大理卿未上坐論鎮守內外等官貢獻非宜道  
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兼整飭薊北軍務陳  
時政以弭天變議糧運以便軍民滿考蒙恩贈祖考  
考俱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皆泚大  
今上登極臣僚文章論薦召爲刑部右侍郎屬浙西不  
靖承詔巡視公疾馳至誅厥渠魁數人而劾嚴守臣  
一方晏然嗣歲之春戶部言兩浙鹽法久懷命公以  
本官兼左僉都御史留治之公早夜講究利病所在  
而叅伍其說以浙西通舟楫鹽之利多於浙東而浙  
東亭戶抑配尤甚因定而浙價銀之重輕及處州等  
處課額宜殺凡便宜事數條奏行之文憫煮海之氓  
貪苦以其山場草蕩晒林煎熬折閱征陪之狀畧分  
八節具圖以達



宸聰浙江憲司僉事王輔與憲使毛鷄不相能日闕千  
公堂公奏二人夙憲失体左遷其官既還轉吏部左  
侍郎時三原王公爲尚書得公爲貳皆不避權貴請  
謁路絕人服其公庾戌冬彗星見於天津詔大臣言  
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公言軍民利病曰厚根本曰戒  
役錢言時政得失曰正近侍曰慎官爵時左右侵權  
者非一公於正近侍其畧曰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  
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人匠柴炭盡付  
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倣倣虛名實支遮掩外現誰能  
誥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  
承而行之不復審耶是失政体也及至有犯多從寬  
免有歐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成獄旋復者  
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之死者

或有給還蒸銀八千而在者或有許其蓋祠覓地第



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之死者

或有給還葬銀八千兩在者或有許其蓋祠覓地第

宅踰制服食求奇於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震攝伏

望

陛下靜思反此大公至以服其心克勤克明以折其氣

上法

祖宗乾剛獨斷褒良善而親忠良遠佞媚而斥奢縱事

務歸於所司威福必由己出終篇又言朝廷一日萬

幾安能勞心周溥臣願

陛下執其要焉臣獲隨午朝心念日奏尋常起教於事

無補然

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午朝惟議經

邦急務如吏部有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

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有緊濶工程因犯之類許



先期開具由事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之儀事該各衛  
門會議者各官就於衛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  
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  
臣亦同在彼詳論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  
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御前逐  
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旨定奪若是事體重  
大一時難決者听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朝時再  
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于  
聖明耳目而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  
寒暑無事則止勿勞

聖駕既不廢朝之典又可率群臣具事則凡時政得  
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張馳矣

上嘉之識謂公此舉有潛消默運之才壬子夏陞刑部



上嘉之識謂公此舉有潛消默運之方壬子夏陞刑部  
尚書數日命侍經筵公掌刑憲務明慎而以忠恕爲  
本嘗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遠罪導之以善耳遇有  
骨肉相殘者輒憂刑於色曰是吾之刑罰不足以止  
姦也謹於守法而亦常有法外之意公素艱正責  
戚中官往之爲之斂手時安遠侯柳景總鎮兩廣都  
御史秦公紘發其贓貨鉅萬事聞屬吏公抵景于法  
奏視其爵景挾戚晚干內降欲以破公議之是非  
用擠秦於危地公執奏不易朝廷不以公爲然復下  
大臣廷議竟亦卒如公言其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  
有旨免其餘欠公復言

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故之知

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等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



以圖自便景應追賦數十未及一乃特蒙恩盡行蠲  
宥海內聞知貪饕之徒窺此舉措一旦釋之其如物  
論阿且景賦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  
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奸回籍口良善解體誠非  
國家之利也疏入不從左右有不樂公所為者摘公  
官屬細過以木公而伸已志公恒然由之終不為所  
疑沮會亢旱求言公復因事納忠條陳四事其一以  
本部為荆庠人事會本覆奏今半月有餘未奉勅旨  
及他奏請問有詢日方纔得旨者臣謂今日正一日  
二日萬幾之時若優游少斷不惟事見停滯亦恐志  
生驕惰群臣左右安於故常不敢有所論列矣四方  
傳聞甚非細故此時政之得失一也又該本部先前  
問得內使內官王萌苗通高永杞該絞罪俱各累訴



問得內使內官王萌苗通高永祀該絞罪俱各累訖

冤枉荷蒙

聖慈饒死發充淨軍臣聞自古帝王雖貴近必刑者所以彰天討之公若殺人不死復何所畏憚乞自今以往勿復輕縱庶得法度均平人心悅服此時政之得失二也伏望

陛下畏

天勤政守法圖治事至物來隨即予奪宮中外廷視為

一体推廣他類無不皆然何患時政之不善哉本部又先前問得百戶謝原管領隊軍何三等往昌國公墳上做工何三為脫逃不還工錢被謝原脚踢身死臣看得世情艱難財重命輕殺人犯法時常有之固非為此一事但聞道！傳言今修

皇親昌國公張岳墳堊兆諸往年勲戚之家相去懸絕



凡百制度務爲宏壯差官領軍萬數輪流上工計年  
不足恐非人臣所敢當計亦在地下豈能自安是則  
雖曰愛之非所以美之也上工官軍畏怕箠楚不得  
已出錢雇人中間貧乏者隨上隨逃而管軍工官員  
又復請益前後展轉不得息休豈能無怨讟者哉此  
軍民之利病一也本部又問得東安等縣知縣朱華  
等被神宮監官奏其違例差役

陵戶臣看得所順天府所屬州縣正役頗易應當雜差  
實爲浩瀚其丁多殷實之家徃徃投充

陵廟墳戶及勇士校尉人匠各色人役以避民差致將  
見戶重疊加役富者累窮貧者逃竄材里蕭條人無  
生意宜將墳

陵等戶定與優免幾丁餘者仍糞州縣相兼見戶均當

差使庶被此各得其所以軍民之利病二也伏望



陵等戶定與優免幾丁餘者仍獲州縣相兼見戶均當

差使庶被此各得其所此軍民之利病二也伏望

陛下畏天恤民思前慮後將昌國公墳塋減等工程如

式脩造俾得早完仍勅該部將

陵戶等役優免事例酌量定奪以便遵依推此及彼田

逆及遠何患軍民之不安哉皆時所難言者三月流

廷試讀卷官先是公嘗以疾在告既已勿藥視事而

二字濬瀚三孫定密某相繼天亡公疾寢如上疏乞

休

上勉留再三仍令支俸在家調治公方以素餐自劾而

上眷益隆近臣醫官數命來視是年六月疏復連三山

上念公情詞懇切特允所請命乘傳以居有司月給米

二石歲撥人夫四名為國憂賢者猶望病公已復來

以卒佐



聖天子太平之治而南京監察御史宗彝嘗率同列言之於朝然公歸里後即擇葬地于縣之文賦里石鼓山蓋不復有當世之念家居歲餘遂以乙卯正月十有三日考終距生宣德庚戌九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六官自承直即九遷而為資善大夫計聞

上命禮部諭祭工部為營葬域越月贈太子少保謚惠

安公壯歲嘗構草亭扁曰從吾公間自稱從吾生人遂號從吾先生元配黃氏贈淑人繼配黃氏封淑人先公五旬卒子男二長即濬癸卯鄉貢士元配出娶永豐令陳公裕之女次即瀚用蔭補國子生以疾授嘉興縣丞側室陳氏出娶山東僉憲楊公琅女繼娶貴州憲使卓公天錫女一側室姜氏出議配戶部主事余公徽之子楠孫男既天妾三人今惟濬一

子曰輔而翰則公命猶子濬子實為之後云公天資



聖賢州縣... 天子... 孫男... 既... 三人... 今惟... 一

子曰輔而翰則公命循子澧子實為之後云公天資

粹美涵養深厚其學以儒者為宗務清明其心以求

聖賢氣象色和貌溫而嚴毅果敢之氣自刑終日端

坐非繙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處已待人一於誠敬使

人可即而不可狎聞人片善則必紀錄服食器用不

求鮮美玩好之物泊然無所動於心與之居竟日卒

未嘗見其私喜溫在官守慶事精明馭吏嚴整事無

臣細必身親視國事如家事視民疾若如在己身至

誠貫徹上下所至如春風和氣着物隨所遇無不發

生其立朝直前無所畏縮忠義激發不以禍福嬰懷

讜言至計所以開

上心揅時弊別白是非邪正排姦佞而觸貂璫務使為

善者有所帖為惡者有所懼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



處退然如無所有是以上則

九重知之愈深下則賢士大夫望之愈重以至行旅賤  
隸亦皆之知名云於弟龍龍友于篤至養教其子同  
己子莖族之不能舉者若干喪處丘里終始欲以質  
儉起頽風進脩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猶聞所  
知云抵家牛載村居寡孝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  
由可善其後而減宿咎哉所著有名臣贊錄三卷續  
脩蒲陽志十卷在蜀有成都志二十五卷在吏部有  
天曹日記差祀恒山有北岳代行藁爲尚書有秋臺  
錄平生雜著詩文名滯稿總若干卷奏議一卷嗚呼  
天不憇遺海內共嘆惟公功在朝廷朝惠及黎庶著  
書滿家揚名當代建立施設多至不可紀述謹掇其  
大畧以俟立言之君子擇焉謹狀



僉都御史楊公言行錄

繼宗

楊尚寶廉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進士歷仕天順弘治間

官至左僉都御史卒年六十三

公為童時性資穎直言動不凡第天順丁丑進士觀  
前部山東司政授貴州司主事獄中重囚動三五百  
計桎梏年久多死于臭腐公每提督必給與飲食令  
三日一櫛沐蘇活人命無筭王忠肅公薦知嘉興郡  
公至止帶蒼頭家僕一人如旅寓然御史楊公琅具  
公善政奏聞旌吳滿九載民老幼不忍舍去遮道留  
之弗得立去思碑後陞浙江按察使下車之初憲綱  
一時為之振舉初藩臬諸司所用咸辦於下鎮守中  
官供給日費萬錢公一切革去之軍民愛之如父母  
官吏畏之如神明未幾以內艱去任將行悉以辭舍



中器物付之有司一毫不以自隨篋中惟貯大明律  
書數卷衣數襲而已制終詔起陞左僉都御史巡撫  
順天地方外戚宦官莊田多占民間地土公悉奪而  
還之權貴歛迹成化乙巳上疏左遷雲南副使弘治  
元年陞湖廣按察使復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卒  
于官

公爲人好善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令人多憚其  
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忠孝大節議論風采雖庸人  
孺子皆知其名 並黎淳撰神道碑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孔子孟子之所謂剛者吾未見  
其人 笑見其似者可矣今之君子若尚書王君公  
度御史謝君元吉太守楊君繼宗僉憲陳君夢祥亦

庶乎其似者非歟尚書不得其職數月去御史三上  
臺出百日謫去太守屢抗強武乞錢若水例致其仕



度御史謝君元吉太守楊君繼宗僉憲陳君夢祥亦  
庶乎其似者非歟尚書不得其職數月去御史三上  
章出百日謫去太守屢抗強武乞錢若水例致其仕  
去僉憲九載不遷辟詠去 羅倫撰送陳僉事序

吾聞侯以嘉興人物莫大於陸贄名宦莫過於楊繼  
宗儲志之餘皆歆大其祠宇實錄其行以萬古其人  
於天下 莊泉撰嘉興府志序

漢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却之金承芳治郡久  
始終無一足敢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為事史外  
猶有餘書承芳抵官以來蕭然獨處齋閣此二者  
尤非夙昔之所多見也或謂公別白大明節目大疏  
言論大激三者非自全之道此蓋其細者也 張寧撰  
送行序



皇明

言儲為繼三恪非自全

次非厥昔二前受長沙

謝晉魏書承卷林官

故然無一良旗暮

葉無由跡

外天不年

宗制志

各圍對

去念遠

章出百

更十其

官

書

圖

江

浙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卷之二十

南京刑部尚書張公墓志銘

瑄

童侍即軒

公諱瑄字廷重別號古愚晚號安拙翁再號觀菴系  
出宋忠定公後世家句容曾祖日宣元除學教諭因  
僑寓於滁國初徙江浦遂占籍居焉祖克讓忠信孝  
友爲鄉人所重考俊民行在左軍都督府都事以言  
事謫戍保安衛後用薦至京公時甫十歲妣喪隨考  
與娣李恭人僦屋以寓行裝屢空考後授知縣德清  
日趨公務公每日受書於李恭人考常愛而器之曰  
吾聞祖以來有掩遺骸數萬者吾門昌大其在是見  
乎後果以公果貴祖考俱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  
尚書祖妣徐妣鄭黃朱顧俱贈夫人初正統間公爲  
縣孝生始業舉子受禮經於姊夫李公侃等中應天



府亭西鄉試刊行經義於錄明年李偕公同登壬戌  
進士觀政戶部李公後官至都察院僉都御史公以  
師禮事之終身奉李恭人如其母未嘗少哀甲子授  
刑部四川司主事時司寇俞公士悅待屬甚嚴每稱  
公賢能以勵諸司戊辰以外艱去職景泰辛未服闋  
仍除湖廣司主事明年陞本司員外郎時太子少師  
兼吏部侍郎江公淵奉命南京等處公幹奏公才能  
欲與之俱通江以憂去不果是冬陞本部四川司郎  
中癸酉陞知府吉安吉安素號健訟日不下數之十  
百人公斷如流且屢辯疑獄痛革吏弊發奸擗伏如  
神吉民畏服然古俗信鬼歲刻木以像神且寇囊娶  
衆迎送以徼福澤公禁之弗所出遇諸途遂叱令棄  
像水中民首倡者悉寘諸法無何公遭重疾郡之長

老皆曰神爲祟也請復之公執復弗許病亦尋差初  
給路引者前則每引取銀四分謂之堂食前守悉



老皆曰神爲崇也請復之公執復弗許病亦尋差郡  
民給路引者前例每引取銀四分謂之堂食前守悉  
爲已有公遵舊制祇收褚弊一貫仍爲公費丙子夏  
即大饑公申上司不候報輒發廩以賑民賴存活者  
多即孝諸生有匱乏者輒分俸給之若彭教羅倫曾  
考輩皆魁甲科爲名宦實公所造就也僚屬廉而貧  
者家有婚喪皆設以助之又建閣於孝以藏御書建  
法詞於郡以祀忠節文廟府治橋梁道路皆脩治完  
整公私一新時巡撫都御史韓雍氣燄恒赫郡邑皆  
望塵雅拜惟公不爲屈蓋公居官剴正嚴明吏部每  
考治積恒居天下第一天順庚辰遂由郡守陞廣東  
右布政使去吉之日老雅挽留不獲存其靴郡中後  
人復建亭刻石以圖不朽公至廣會廣西流賊越境



攻破屬邑建山公督官軍擒殺賊首莫文章等築城  
堡改邑治民賴以安賊徒周公轉守囑聚於陽江縣  
黃江屯歲久道路不通新興縣頑民鄧李保糾結流  
賊殺害居民逋負糧差者幾二十年官不敢詰公皆  
勦除之甲申流賊復來劫掠民被害尤甚公復會兵  
遂殺賊乃遁去大藤峽變賊屢肆猖獗朝廷兩度出  
師頒給綵段銀牌等件以旌軍功公累受綵段一十  
八疋銀牌一十四面特賜公大紅織金雲鶴衣一襲  
銀定寶鈿尤多後左布政使周鐸右叅政卓天錫相  
與歎公忠勤共求大學士高公輅爲文勒石以紀其  
績又嘗躬督各屬造預備倉六十二處修理波塘圩  
峰四千六百六十二處修築廣州新會等府縣城垣  
一十二處廣袤尋丈若于甃以磚石俱因民利而利

之無一怨者戊子轉左布政使先是各該吏典知印  
承差會同巡撫三司等官參撥公曰此布政司事也



之無一怨者戊子轉左布政使先是各該吏典知印  
承差會同巡撫三司等官叅撥公曰此布政司事也  
專之人莫敢侵己丑冬公滿九載當赴京軍民千餘  
奔走乞留於是巡撫鎮守等官交章薦公學行才識  
劉方仁惠乞留在任以慰民情詔可其奏辛酉朝廷  
錫誥命有操存端方才識通敏之褒封贈三代壬辰  
奉勅陞部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初所屬郡縣  
以無賴儲公命各建倉廩勸富民出粟以備凶荒民  
至今賴之沿海官軍先因事減支俸三糧十餘年遂  
以爲例公知其貧命依舊支俸官軍感惠立石頌德  
閩安鎮出海有二港勝國特有鉄索橫截港口以禦  
海寇歲久廢沒公奏命所司造鉄索三每索千百有  
餘丈兩折維以鉄樁中以每二十隻駕之小港如大



港之制而索差短由是海寇絕迹莫敢往來事詳載  
於季士林公文重脩兩安鎮記山海寇林壽天魏懷  
三等攻劫鎮城歲久不獲其鎮守等官屢被勅責公  
以盡皆成擒福安壽寧縣等地隣江浙連賊群聚阻  
塞道路公擒賊首葉葉旺葉春餘黨賊散盡朝廷勅  
諭有處得宜之德鎮守大臣盧際嘉橫公裁柳之事  
聞革去鎮守人民稱決回信陰陽均忘有殫於家  
千餘載者公屬督責堊不數日出堊者七千餘糧甲  
午秋又奉勅巡按撫河南風紀益振諸司少有不職  
公或知之輒惶懼謝罪時按察使何喬新副使陳選  
並有廣能聲公奏回旌異後但至大用人謂公有知  
人知明河南軍糧二十七萬石先在元城縣地方交  
先公以為元城非河南所屬難以鈐制改置倉於劉

德水次軍民稱便乙未秋公以例入京議事因奏時  
直若安掉流民責成守令備舉武備甄拔帶才守一



德水次軍民稱便乙未秋公以例入京議事因奏時  
宜若安揮流民責成守令脩舉武備甄拔滯才等一  
十八事該部該議而行之河南大饑公發廩賑濟仍  
於城四門及各寺觀設粥以給饑者出官庫衣布以  
給寒者無居止者奪閔廂空屋土窯以處之活民不  
啻萬數戊戌改南京刑部左侍郎因見廣東司事繁  
即添主事一員累歲繫逮罪囚不旬月間各得其情  
問擬如律自是獄無完滯壬寅秋以都御史侍郎通  
九載考滿赴京陞本部尚書南京御史何舜賓等坐  
犯贓罪徽州富民許通叟強奪人田當道爲之請囑  
公不訢咸正以法丁未春公齒七十有一上章懇乞  
謝事退而家居尋授誥命贈封三代如制公居家孝  
友慈愛每遇初度之日未嘗茹葷飲酒歲時祖考忌



辰亦必齋戒祭祀諸弟妹六人姪四人婚嫁教育之  
事公皆以身任之先世產業悉讓諸弟不取仍以俸  
資周之雖踈遠宗族亦皆使得其所初公將生母夢  
神授一兒既而誕公客贊俊麗月光烟然孩提時性  
識聰敏稍長博極經史屢以孝問師範於人諸生若  
宥珍蔣達輩先後俱領鄉薦皆公門下士也爲詩文  
才思溢出下筆立就自成一家且天性儉約於物無  
所嗜好惟聚書萬卷以教子孫居官幾五十年自奉  
如寒士其視勢利蓋泊如也一日偶得疾未屬纏前  
數日猶作送儲考功赴召序聞地振起坐作詩皆忠  
君愛國之語人多誦之平生所著有香泉稿二卷粉  
署餘閑稿一卷彙清集八卷閔汴紀述錄十七卷奏  
議八卷南征錄三卷安拙類稿若干卷公生於永樂



丁酉十七年七月七日卒於弘治甲寅七年九月二十四  
日春秋七十有八夫人吳氏潘氏劉氏側室查氏史  
氏魏氏楊氏生于男七人絃儒士學行方正雅有父  
風嗣山西布政司都事編義官紆嘉興府檢校紡由  
舉人授樂安縣孝教諭綬應天府學生補江浦縣孝  
生於戲公孝行淑諸人文章行於世政事及於物功  
業著於時卓然爲國名臣雖用之秉鈞持行亦無不  
可今其已矣尚幸諸孤書香不墜豈天將食報於其  
後人耶公既卒該部以聞江

欽遣南京礼部致祭於家南京工部先以營造墓域於  
江寧縣安德鄉唐家山之原將以弘治九年六月初  
九日啓劉夫人之壙合葬先是公側室查氏夫人徒  
子紡教諭就養樂安終于官舍至是歸柩亦將定焉



諸孤先其奉其姻家陝西藩司致仕左叅議王公徽  
及其甥知府李公德恢所狀事行詣軒哀經稽顙乞  
銘且謂公遺囑必得重先生銘我瞑目無憾也顧軒  
不腆之言奚足為公有亡哉然公命也銘惡可辭銘  
曰偉矣張公才鉅德宏敷歷中外名位兩崇粵昔乃  
祖傾軫惠窮長發其詳公寔慶鐘少而慧悟長益豪  
雄博稽經史智無不通逮登仕版剖介數同文章拔  
俗道義孝躬愛民如子事  
上以忠吉甌閩汜恩威並隆禦災捍患所至成功律晉  
司寇簡自九重執法不阿折獄在中矧厚姻族資給  
甚豐瑤環瑜珥振振阜螽年踰七袞高朗今終唐家  
之原馬鬣是封內銘玄室吐光燭空

知府張公言行錄

瑣

按察司副使江源



張瓚字德潤廣東番禺進士歷仕天順成化間官至知府卒年六十二

撫爲江南大都民繁物阜頗稱難治近年爲之守者今番禺張侯實兼之焉而問孝文章又過之遠甚有兄弟爭田者路拈其重名久不能斷侯一言定之有寄籍治內者前官憚其勢位莫敢差發侯處之以公屬邑鄉豪殺人擊獄寅緣貴要請囑百端而不爲之動卒正其罪他如詭立戶計苟免科徵隱滿丁口影脫軍匠與夫曹囑糧里交通富民虐害良善吞併窮苦等弊革去幾盡而文聿興士風丕变故隣境大早連年饑殍盈道獨吾撫少豐不至甚之皆侯德足以格天憾神且賑貸有方而然耳是以成化三年春郡圃及四郊有野蠶成繭士民皆以爲侯之德化而



侯若不聞今成化四年夏境內野蠶作繭彌多衆遂  
詣度声賀願聞諸朝廷侯曰休禎存降聖世常有非  
不德能預聞之恐招物議止之黎近撰蠶野成繭歌  
并序

却什噐罷快手清詞狀抑豪右輕引錢制奸吏驅老  
兵絕乳媪杜裁縫加屠牛課諸生礼賢士不與燕會  
不徇私謁前之蠹政之積弊一革矣法不勝恩行  
必由式善者吐氣惡者潛蹤四民各安其業無復先  
時之愁嘆非訾也瓊喜而忘寐每有公評廉健如王  
祥符而仁恕過之翰墨如周莆田而公正過之當於  
古人中求匹也礼部尚書徐瓊手書  
以長才治大即正操利器遇盤根錯節時也清声雅  
聞溢於傳誦之曰夫豈幸致南京吏部尚書王俱手



書

漳州府知府張侯成化十年夏到任秋七月洪水百姓淹沒發舟奔拯活數百人給衣食周才物亡者設齋其饌招魂以品繼值旱災祈禱霽足亭館從新增寘負祖具實奏免修南橋民登坦途關港道大便灌溉士子傳經延他經以博人材鄉飲苟簡考禮宴者碩以敦風化不為勢却撓法不為奸瞞遣吏功德之盛皆為實銀凡諸被患今列屋奠居思欲以報生我之恩請文豎碑侯名瓚字德潤番與人中進士授主事以才擢知撫州通經季古才宏器遠威儀山立筆翰如流蘆靜惠利溥淡物情顧為政若其緒餘今知潯州地之相去遼絕民之相離日遠蒙惠懷德惟恐失墜雍按事實晉謹以詔夫當道者兵部郎中林雍



撰功德碑

讀漳州功德碑絕句云罷守三州卧西山漳州面目  
此碑間鄙人歆識蒙菴老也傍斯文擬一班別紙錄  
上西山先生一笑作碑者林蒙菴曩於京師見其人  
慎許可人以是信之今直辜他作證明師也蒙菴見  
拙詩當為抵掌又云漳州功德碑絕不數時樣文字  
亦一竒也絕句寄漳州林蒙菴刻于碑陰以彰太守  
之美翰林檢討陳獻章撰詩并跋  
烏乎德潤乃至是邪方其進也予期君以大用徵以  
常理謂其必得既而不果遂迨其退也予期君以遐  
年謂其必得於彼必得於此今也又不遂烏乎德潤  
予以君故而今而後不敢復評天下士也已大奪士  
丘濬祭公文



易州人物志 張鵬

戴給事中銑

張鵬字騰霄號拙菴世為保定涑水人曾祖思義祖  
彛仕國朝官至慶府左掌史父掣兵部職方主事並  
以公貴累贈至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公幼  
已負卓異不與里中群兒嬉年十四失所佔繼失所  
持雖處瘠瘦而向孝則勤勵不懈及入邑庠才思日  
以充正統丁卯以詩經領順天府鄉薦景泰辛未中  
禮部會試廷對賜進士出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同  
立朝謇諤有才名凡百施為務持大体畧苛細常條  
奏時事閔民之休戚者而十人服其切直朝廷喜納  
悉下有司施行之甲戌監會試公明之譽籍已尋按  
治隆慶等處乙亥監南和伯軍之湖廣丙子清理京  
畿焉政在在卓振風裁賢聲溢著天順丁丑武臣石



亨恃寵作威福人莫敢犯公奮不顧身卒同列極詆  
其罪亨憾之竟被誣構謫戍遼東缺嶺衛尋改廣西  
南丹衛後亨事敗人服公晒見幾先甲申

憲宗即位宥還乙酉召復舊官明年超擢福建按察使  
戊子夏廣西缺官冰撫擢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  
徃公常謫其地備諳之民夷土俗凡政命之出甚合  
時宜而邊境用寧己丑官言劾中外大臣之不職者  
謬及公

上知公忠直獨晉巡撫如故尋改理南京都察院事是  
非予奪一以至公而臺綱振肅辛卯春後改都察院  
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等處明年盜發境丙申勅冰  
視鳳淮楊廬四府徐和滁三州公以息信爲治輯捕  
有方踰年盜息甲午仍還南京理院事是年夏擢右

副都御史冰撫寧夏丁酉召爲兵部右侍郎己亥轉



有方論年盜息甲午仍還南京理院事是年夏擢右  
副都御史述撫寧夏丁酉召爲兵部右侍郎己亥轉  
左侍郎壬寅特拜尚書甲辰春進階資政大夫冬加  
太子少保自是多疾常在告蒙遣中貴湯藥之資偕  
太醫視療累乞致仕不獲允後復請不已

上察其意堅賜之勅俾馳驛以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  
歲給役夫四人陞辭復賜鈔二千給皆異數也寔乙  
巳之夏閏四月焉丁未今



上即位詔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御居家優游自適凡七  
年而終享年七十有二詔聞詔有司營祭塋如故事  
賜謚曰懿簡公之剛直貞介夷險一致凡六爲臺憲  
歷內地邊方者八所至必感激自効竭盡心力而務  
臻宜民宜人之實其爲兵部責任益重公以身殉國  
不計利害嘗戒僚屬曰處事不患不明特患不公耳



公則何事不可為耶京營團操軍士多為將頌私役  
公力陳其弊

上即曰命內外大臣并臺諫官簡閱得數既多得人且  
精遂嚴私優之禁申訓諫之條營伍肅然故事主將  
偏裨缺人必集廷臣各奉所知以待兵部請而用之  
年久寢廢或卒亦未盡公公請覈實具各以聞否則  
有罰自是號稱得人遼東守臣以擒獲虜幼男女來  
獻者既而悉分給中貴公懼將士肆貪殘以啓邊釁  
即奏止之大同官軍失機於夏米公請治偏裨逗遛  
不進之罪及大臣之統馭失律者並械赴京處置一  
時軍法大振雲南木邦為其屬孟密思柄專利侵侮  
思柄因請自立為官司領屬備職貢朝議既從之公  
言此夷未奉旨尚爾恣橫况從其請使之得志乎宜



降璽書以理論而抑之也

上可其奏而人服其遠識公平居雖溫和其處事則毅然執義不可奪有武臣莫得金齒衛叅將託權貴人薦用公力言其人非將才不可用辨論反覆語益直色益厲而竟不從有撫治流民者久不得遷上言流民非得風憲大臣治之不可其意蓋自薦也公言是在人不在官如其急曠雖風憲大臣何益而事遂寢公臨政簡約每以生事喜功為蓋當歲饑四方奏多盜而山西河南諸處尤甚公報言此輩特逼於飢不得已為盜耳惟罪首惡者一二餘悉宥之則其黨自散矣各道奉行未幾果無事其居官處事蓋如此公為人恂朴無華雖居顯要自奉如寒士資性樂易莊重不立崖岸不輕笑語其色侃侃若不可親然待人



直誠故多樂為之用云于六璇濟南府通判瑤珂珙

琦瑾剛特撰並撰每歸與自奉以與士貴起學志壯

始其各宜奉命未幾果無辭其母曾與事蓋以此公

辭已遠盡再赴罪首與皆一箱悉皆之限其堂自

盛而山西河南諸國亦其書時言此輩皆處於賤不

公謝如備論每以主事專以成益嘗處湖西亦委

百人不尋言收其意則其意大自前益而事亦

并非爵履廣大其意蓋自意也公言其

意益顯而意不外百無辭成乃皆以不勝憂上言

意困公言其以非林不浙下民難請文實難為直

此其意亦不棄林而玉其意金意難奉辭其難實以

上而此意亦入非其意則公年其意則其意亦

新應言心則其意亦

書 圖 玉 浙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集卷之二十一

副都御史謝公墓誌銘

士元

大學士李東陽

公姓謝氏諱士元字仲仁其先上虞縣人在宋徙玉  
融州今福清地也因初徙長樂縣始定居焉曾祖鐘  
祖琬考磐封建昌府知府妣陳氏封恭人公以縣學  
生奉景泰癸酉鄉薦登甲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分納  
京儲首論時弊力與中官敵敵者忿幸公去繫其群  
吏因搆擴公罪不可得數年擢知建昌府建昌兵多  
竊民財武官疵之公攝以危語皆畏法奸無所伏大  
新季校購書萬卷躬督課授教習古射禮表黃孝子  
譚節婦之門南城民得石像蒙以腐鼠置屋瓦群鴉  
噪其上民陽驚集衆發之以爲神趨者如市公取其  
石碎千庭乃止有妖噫魯巫來言禍福忽自云吾畏



謝公吾去笑巫遂如常民有懷券訟田宅者公廷見  
輒謂曰何得以偽券始我民遽伏罪僚佐問曰何以  
知之公曰彼所訟二記前事其券乃今式於是訟者  
漸引去郡再飢公稍出私俸富民爭開廩延糴民賴  
以不困大理鄉夏公時正考覈官吏薦公治行朝廷  
給誥命封大父母及妻九載民詣闕請留加從三品  
俸仍知府事以內艱去改廣信府治如建昌永豐縣  
有銀治久闕處川越境盜廣行旅幾絕公勒民兵東  
至靈鷲山下直趨之邏卒遇賊三二輩天輒發公驚  
曰此誘我曰函止之不及伏果四起賊環刺公中左  
服血流滿鞞有逃捨大呼曰此謝公也賊乃退公裹  
創出戰擣其搖而還後改永平府以外艱不赴服闋  
擢四川右叅政流民寇東鄉縣凡三劫公捕殺數百

人或議徙縣公不可命守吏覽城浚隍版以士兵後  
境無變建始縣有頑民挾縣吏或邀于路以杖代者



擢四川右叅政流民寇東鄉縣凡三劫公捕殺數百

人或議徙縣公不可命守吏甓城浚隍成以士兵後境無變建始縣有頑民挾縣吏或邀于路以休代者部使不至凡五十年公徑生得首惡群黨盡散居六年陞本省右布政使

上以全蜀非公不可乃用廷議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具地吐番有大小二姓生熟二虜相煽為亂吏

告急公記行邊繕亭障嚴斥埃簡實番覓有僞軍帥

其醜獻羊豕羅拜道左公諭遣之奸民多伐輸邊儲

實不時納公核其數得米十三萬有奇歲大侵民流

入藩府公置廣實室十餘區為粥以食餓者飲病者

以藥死則塋諸塚叢願歸者給驛傳送之所活萬計

蓋其剽擊應變不局繩墨卒竟有濟多類此可謂難

已公在官兩迎父養事從父甚謹三弟終身不異才



所得俸人使第姪主其籍聚食十指或弗給自啜粥  
于堂以率儉旅孤而貧者必為之所建祠祀先置祭  
由若于訟家政尚肅內外秩秩尤好季非甚疾不廢  
吟諷所藏有約菴稿若干卷詠史三百首行于時公  
配陳氏賢而克相累封恭人三子長廷柱陳出奉鄉  
貢士案廷棐廷最縣季生孫三奉寬本忠本裕公生  
洪熙乙巳三月乙亥日卒弘治甲寅六月庚辰日享  
年七十卧聞

上命禮部遣祭工部遣官營墓廷柱卜卒之又明年丙  
辰十二月二十四日塋公于懷安鷄籠山奉狀請余  
銘墓予聞公夙其才行所至有聲績而為郡尤著在  
建昌士夫為立生祠刻碑頌德公聞而止之比去碑  
復立後嘗道即人空巷出迓至擁其輿不可行此

事編脩羅景鳴言甚悉景鳴嘗受公業今所為著狀  
者也銘曰事必歷試其長乃見公聞二郡治行獨擅



事編脩羅景鳴言甚悉景鳴嘗受公業今所為著狀  
者也銘曰事必歷試其長乃見公閱二郡治行獨擅  
久者建昌澤施尤徧前曹後臺罔弗諳練內訓耕穡  
外督攻戰隨時樹功冒往非善民思大守若覲公面  
彼懵弗知公在藩憲史家者疏有狀如濤庶有民社  
于我民勸

王氏先塋之碑

火部尚書王恕

王文肅公儼

上即大寶位續承洪業圖任舊人乃首詔起尚書王公  
于家命有司勸駕在道辭此至京又辭皆不可立拜  
吏部尚書未幾加太子太保又辭不可蓋每辭皆荅  
以溫詔有年德老成久繫人望之褒公感知遇儼悅  
就職銓鏡人物澄汰流品振幽滯杜請託異時丐賅  
宿弊一旦掃除略盡至於大政事大號令凡廷論未



決者公正色謹言力扶國是間拱服蓋公既悉心者  
奉固

上亦虛已以所志叶道同言行計施豈非千載一時之  
嘉會哉公在位五年為弘治四年伍月賜誥命進階  
光祿大夫勲柱國馳恩三代曾祖彥成祖真考智皆  
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張氏  
繼侯氏祖妣張氏妣周氏皆贈一品夫人雲漢之章  
照耀門闕雨露之澤滲漉泉壤公感激圖惟不朽邊  
予自南都入朝過予言曰恕世家閩中高祖樂耕府  
君以上皆居操陽司馬村元志至正中曾祖始徙三  
原之龍橋龍橋距司馬村七十里實為唇齒之邦曾  
祖字安止性耿介不群治家勤儉人有緩急赴之恐  
後卒塋縣北三家里與二妣合祀祖字惟真侯夫人

所出居鄉恂恂執禮嘗兩為鄉飲大賓縣夫人雅敬  
之生四子長謙禮好學樂善言動不苟卒塋三家



後卒塋縣北三家里與二妣合祀祖字惟真侯夫人

所出居鄉恂恂執禮嘗兩為鄉飲大賓縣夫人雅敬慕之生四子長諱礼好孝樂善言動不苟卒塋三家里祖塋聚任氏守節四十年辛勤撫育遺孤次即先考字仲智號西園翁淳誠謙虛礼賢好施篤於教子配先妣有賢行次諱德篤實不欺勤於治生娶李氏次諱和為人質直非善不交娶袁氏恕息為寺副京師正室盖夫人卒歸塋西園時景泰辛酉六月也遂奉祖考妣伯妣叔考妣數喪而同窆焉天順甲申繼室張夫人卒於江西藩司亦歸塋西園成化乙酉恕擢副都御史未久先妣卒朝廷遣官賜祭戊子先考卒復賜祭遣進士蔡晟即西園治塋域以己丑十月二十日襄事於是享祭之堂制勅之碑法所宜有靡不具完扁其門曰王氏先塋厥後叔和兄約齋卒亦



葬于其次惟恕孝寡能鮮幸際

明聖以至有今日皆先祖考之敷遺也不有紀述何以  
昭示我後人使知所自而迓承之乎君其為我作先  
塋之碑垂諸悠久幸莫大焉予聞公之家自渭川處  
士以來傳六世積德百餘年宜臻顯融者久矣然猶  
務韜晦訖不一施行用以遺之後人以俟公而大發  
焉此公所謂為積孝勵行以出應時需敷歷中外致  
位通顯而晚益際遇輸忠竭誠茂建勲業為國元老  
蓋公既發其祖考之遺以顯融而光大之而復欽其  
餘羸以遺之子若孫而公子七人並稱時彥一官留  
府兩奉鄉闈文孝政事無愧世濟諸孫纍纍亦復秀  
穎名門世胄當時鮮儷大書深刻植之墓隧以侈  
上賜以彰先德垂之無窮詎曰西宜詩曰三原之王系

出太原譜述其傳派演枝蕃櫟陽之居龍橋之遷一  
德相承代產仁賢蕃而未宣其宣其施其在公焉維



上賜以彰先德垂之無窮詎曰西宣詩曰三原之王系

出太原譜迭其傳派演枝蕃櫟陽之居龍橋之遷一

德相承代產仁賢蕃而未宣其宣其施其在公馬維

公旋生英稟卓異奮身儒科以偕祿仕自庠而崇由

遠而邇出入五朝綿歷四紀指斥權倖觸冒忌諱一作

匡切時病近實苟利國家他非所計維公忠誠

帝所簡知公休于家驛使交馳公來在廷固有嗜龜一

節始終不植黨私維

帝聖明曰子舊老豈無寵章覆其祖考秩之家鄉爵之

宮保兩國之封載錫嘉號公拜稽首祗服休命匪臣

之能祖考之慶懿美斯彰優渥殊幸曷顯詩之傳之

有未睭彼西園松栢蒼々三家里瑩蔚乎相望遺蔭

後昆俾熾而昌更千百年時此右章

太季士文莊丘公墓誌銘 濬

何尚書 喬新



弘治八年春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丘公以疾臥家連章乞致仕優詔不允遣醫賜藥中官問疾賜食物是歲二月戊午薨于城東之私第訃聞

天子嗟悼輟視朝一日賻寶鈔一萬貫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命禮部尚書倪岳左侍郎徐瓊諭祭塋反祥禫亦皆有祭遣官次第行之工部差官造墳又官其孫當尚寶司丞仍命行人宋愷獲其喪歸將以明年十二月乙酉葬于五龍池之原時喬新致政家居營造使以公門生翰林院編修蔣冕所述行狀求玄堂之銘且致其祖母夫人之言曰公治命也幸毋辭予憶在朝時公暇輒與公相過從論古今事得失公嘗予語曰吾與子相知不啻君實景仁不幸死則

后死者銘之予曰諾哉意公言直戲耳別去四五年



公嘗予語曰吾與子相知不啻君實景仁不幸死則  
后死者銘之予曰諾哉意公言直戲耳別去四五年  
公猶不忘前乃知非戲也嗚呼方今作者如林予何  
人敢銘公墓然歎固辭又負公久要之言乃叙而銘  
之公諱濬字仲深其先世家泉之晉江元季有官于  
瓊者遭亂不能歸遂占籍瓊山魯祖諱均祿隱居  
不仕祖諱普臨高縣醫學訓科考諱傳賢而蚤卒反  
公貴魯祖祖考皆贈官同于公魯祖妣李氏祖妣柯  
氏妣李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初奉進士改翰林庶吉  
士與脩寰宇通志書成擢翰林院編脩

憲宗皇帝即位初開經筵以公充講官有白金文綺之  
賜成化元年以九載秩滿陞侍講脩

英宗皇帝實錄成陞侍講季士丁母夫人憂解官歸服  
闋詣京復舊職奉命脩宋元通鑑綱目成陞翰林院



學士十三年陞國子監祭酒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  
仍掌監事三十三年冬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憲宗皇帝實錄公爲副總裁弘治四年八月實錄成加  
太子太保職如故是歲十月命公兼文淵閣太宰士  
入內閣司制誥典機務公三章辭

上不允久之乃就職七年陞少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仍兼太子太保自始仕至今四十有二年矣

公少孤力孝天資過人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謂許文

正公仕元無能改其俗天不得行己之道不仕可

也耆儒願師見其論初甚駭之已而又大服以爲

先儒未有言及此者正統甲子奉子鄉爲廣東鄉試

第一名兩試禮部各在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大奉

祭酒蕭先生滋深器重之爲之延譽錄是名益重景

泰甲成復試于禮部各在前列廷試爲第二甲第一



泰甲成復試于禮部名在前列廷試爲第二甲第一  
名及選爲庶吉士讀書秘閣自六經諸史九流箋疏  
之書古今詞人之詩文下至醫卜老釋之說靡不探  
寃發之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皆至碑碣銘志序  
記詞賦之作流布遠邇然非其人雖以厚弊請之不  
與脩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干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公曰  
已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  
不軌是豈可信哉衆以爲然功過皆從實書之兩廣  
用兵公上書李文達公具陳平寇方略文達繳上之  
詔以其策付摠帥其後蠻寇削平用公策爲多特經  
生文士爲文以竒怪相高或不可句公考南京鄉試  
及禮部會試凡恠詞險語皆痛斥之怨排不恤也及



爲祭酒尤諄、爲李者言之文体乃復渾厚士有慕  
道德者或過詭異之行以徵名公因考會試發策言  
之士乃知道以中庸爲至詭異不足貴也其在太學  
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文忠公綜理微密則文忠  
不及嘗謂朱子家礼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畧  
焉爲考諸儒所言作家礼儀節使好礼者可奉而行  
朱子言微散見於傳註語錄李者粹米易求乃采其  
精切者彙爲二十篇倣魯論語作朱子李的朱子綱  
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  
有不可遽子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正  
統之偏全又謂西山莫氏大李衍義有資治道  
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文史有文於  
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作大學衍義補今



天子嗣位之初公書適成乃表上之

上覽之甚喜批荅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  
有裨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  
公尚書且命錄其副付其書坊刊行

憲廟實錄成賜白金八十兩羅段八表裏仍遷宮保踰  
月遂有入閣之命蓋簡在

上心久矣公雖堅辭皆溫詔勉飭不允所辭公在位務  
以寬太啓

上心忠厚變士習兄人才進退政事廢奔一惟

祖宗舊典是循首上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又請訪求  
遺書

上皆嘉納洪武未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  
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



務以多黜為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訐公深知其弊言于

上曰唐虞三代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敕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盖用公之言也醫官有療疾徃來公家者以失職怨冢宰王公奏訐其短衆疑奏出公意科道以為言

上察其誣待家益厚公性剛直與大臣論政義所未安必反覆交論言官論事亦以是非詰之不肯媵媚取悅公無歲不求歸前後凡十三疏

上皆不允問勞賜賚之使踵相接于門人臣承恩眷未



悅公無歲不求歸前後凡十三疏

上皆不允問勞賜賚之使踵相接于門人臣承恩眷未  
有如公者先娶金氏繼娶三氏贈封皆一品夫人子  
男二長曰敦吳夫人出以蔭補國子生博士工文章  
先公五年卒次崑次崙皆殤亡季曰京側室唐氏出  
女二適馮顥英孫男二長即營次甸平生著之述甚  
多有瓊臺類稿瓊臺吟稿家禮儀節朱子季の世史  
正綱大季衍義補遺行于世又作莊子直解未成公  
博極群書有本僻事問之則曰出某書某篇退取書  
閱之良是尤熟本朝故典樂為季者道之纒如目  
前事公今已矣世豈復德斯人哉嶺南人物自張文  
獻公有声于唐余襄公崔清獻公有声于宋迨公四  
人焉公晚登政府疾病半之故見於功業者僅若此  
然大季衍義補一書其經濟之才可見矣使得久其



位盡行其言相業豈三君子所及哉銘曰嶺海之馭  
靈氣充塞挺生偉人翊我

皇極其人伊何曰惟文莊醇懿內實英華外彰乃官詞  
林乃登然延閣乃侍講筵乃典國李寧碑厚碣輝映  
四方緗編青篇百世有光

帝曰咨汝其代予言服休迓衡特惟女賢公拜稽首臣  
老弗克寵命存臨公乃就職公之在位調驕均平百  
吏奉法百度惟貞文爲國華位登保傳天既生公奪  
之何遽立言則多蓄未盡施方策所存百世之思石  
麟峩 南海之隩文莊之墳過者必肅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集卷之二十二

一翰林檢討白沙陳先生行狀 獻章

張主事訓

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姓陳氏高祖判鄉魯祖東源祖  
永盛號涪川少憇不省世事好讀老氏書嘗慕陳希  
夷之為人父璫號樂善居士讀書能一目數行下善  
詩卒之一月而先生始生母太夫人林年二十有四  
守節教育之祖居廣之新會縣都會村至先生始徙  
居白沙村白沙村去縣北二十里許天下士大夫重  
先生之道不斥其名字因共稱之曰白沙先生至於  
兒童婦女亦皆曰其為陳道統云宣德三年戊申十  
月二十有一日生於都會先是有望氣者言黃雲紫  
水之間當有異人生焉黃雲紫水者新會之山川也  
又有占象者言中星見浙閩分視古河洛百越為鄒



魯符先儒文公之說及先生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  
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音吐清圓太類中川產嘗  
戴方山中逍遙林下望之若神袖中人也生前一夕  
太夫人夢白龍入室其光如晝諸異夢數是自幼警  
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  
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為難諧今諧若是子  
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既老更號石翁少讀采亡  
厓山諸臣死節事輒掩卷流涕一日讀孟子有天民  
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慨然嘆曰大丈夫行已  
當如是也弱冠充邑庠生其師見其所為文異之曰  
陳生非常人也勢利不足以羈之矣明年丁卯中鄉  
試戊辰卒未兩赴禮闈不第聞江右吳聘君與弼講  
伊洛之學于臨川之上遂棄學而學焉時年二十有七



與<sup>也</sup>粥性嚴毅來學者未與語先令躬稼獨待先生異  
朝夕與講究如家人父子受業歸暇日或與門徒習  
射禮於曠野未幾流言四起衆皆危之先生漠如也  
時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謫知順德縣事雅重先生  
遺書先生亟起毋貽太夫人憂先生以為然遂復遊  
太學祭酒邢讓日一試先生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  
詩其辭曰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  
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  
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  
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  
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辭固秕糠俯仰天地間此  
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能漱餘芳持此木鑽柔其  
如盤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彷徨聖途萬里餘髮



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適育  
德貴舍章邇來十六載滅迹聲利塲閉門事探討脫  
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  
志竟莫強譬如濟巨中道奪我旣顧茲一身小所繫  
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為謾役役斷喪  
良可傷願之各努力大海終四狂讓得之驚曰龜山  
不如也明日颺言於此朝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  
師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曰永景賀欽輩皆樂從之遊欽時為給  
事中聞先生議論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竈世即用我而我奚以  
為用即日抗疏解官去先生既出太學歷事吏部文選日捧案  
牘與群吏雜立廳事下朝往夕返不必怠郎中等官皆勉令  
休對曰某分宜然也識者謂其抱負之大而克勤小物如此得孔子為  
委吏乘田之際侍郎尹某早聞而賢之遣子龍從學先生力解凡



委吏乘田之際侍郎尹舉聞而賢之遺子龍從學先生力解凡

5 弼性寡嚴毅柔子方未與讓先生躬稼獨得先生異朝夕與之  
講究如家人父子受業日暇日或以門徒習射礼于曠塹未幾流言  
四起卒皆危之先生淡如也時踊其說傳讀之士鈔傳讀知昭德為子  
雅重先生遺書先生亟起為始去夫人豪先生以也並遂復遊大學祭  
淫刑讓一日試先生和楊龜負山此日不再以詩其辭曰能餓謀藝  
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氣象文摩青蒼蒼夢寐見古人慨  
然怒侯志吾道空宗王千秋殊未紫湯說敬不離離口示系  
入後方羨利分而進析之極毫芒至學信函難要在用心誠  
美瑞日煨養庶免物於戕道徒乃膏腴文辭固粃糠俯仰  
天地間此身身何昂藏胡修進加篤但能激餘芽持此  
木鑽柔其如盤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独行徑至途兼里

兆也羣公往慰先生先生大笑莊昶進曰他人戚戚  
何大抵先生大笑何太高二者將無過不及邪先生



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  
德貴舍章邇來十六載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

修髮短心善去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  
音從衆舍章邇來十六載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  
依此驅羊一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定那知顛沛中此志竟  
莫強聲如濟巨川中道奪氣航顧莽丁身十所擊乃細常  
樞紐在方寸操舍决存止以胡為謾後之斷表良少傷頽之  
去勢力大海終四狂瀼以之警曰龜山不如此以颺言于此  
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等極心  
在泉飲欽輩皆樂從之遊欽時為徐子中間先生漢臨嘆曰  
予性不顯字藏犹不顯也印用取而象是以用印日抗疏  
解官去先生既出大名歷日東都文選日構案讀占草

支離之願不下朝得夕息不夫其意中事官皆勉在休時日某分宜也



吏雜之廳不下朝徑夕迫不夫急亦中等官皆勉令休對曰某分宜然也  
識在謂其抱負之大而志勤小物如此以孔子為委吏乘田之深信即尸  
早聞而美之遺子尤以先生力解凡不七徑竟不納成化己丑禮  
闈下第中神見夢于台陳先生差為某投之好矣其後二十餘  
御史鄭文淵之禮部尚書以吏云某之為也先是某是先生寓居  
神樂觀科道聲公往來益甚虛日既而某被科道劾疑出  
先生故特惡之深且曰彼戴秀才取中爾動人若早脫居要路當  
何如邪揚曉編脩李未陽為同考試官主書後三房索廢卷不  
可及於上來自初董根究焉不果時京師中念元未必及到  
我及第何人似獻章之溪以及輿夫販車者莫不嘖嘖嘆恨

兆也羣公往慰先生先生大笑莊昶進曰他人戚戚  
何大抵先生大笑何太高二者將無過不及邪先生



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適育

門官某夢人太息曰天下徑給不廉陳先生笑先生自  
夢之尤躍出袖中竟沒于井識在聞之知為先生道不行之  
兆也羣公往慰先生先生大笑莊昶進曰他人感之何大抵先生  
大笑何太不之在收曾過不及邪先生領之其居神樂也  
北士虞都左教人約曰必共往因折之及見先生神理洞然  
氣沮口噤不能發一語及茶而退因語人曰豈人也今右布政  
使用瑛時因遊太學所藏古人墨蹟愛踰拱壁先生借閱  
徑自瑛教取先生笑曰試了尔及知此所玩物喪志在予  
瑛于是少所教言登

第二

妾使乘田之際侍新尹早降而廢之遺子前於應

也六七住竟不納化(成)己丑禮闈下第有神見夢於



姜吏乘田之際侍新尹早降品第之選予前於

也六七往竟不納化成己丑禮闈下第有神見夢於  
人曰陳先生卷為某投之水矣其後二十年御史鄭  
文聞之禮部尚書从吏云某之為也先是先生寓居  
神樂觀科道羣公往來請益無虛日既而某被科道  
劾出先生故特惡之深且曰彼戴秀才頭巾爾動人  
若是脫居要路當何如邪揭曉編脩李東陽為同考  
試官主書經房索落卷不可得欲上章自劾冀根究  
焉不果時京師有會元未必如劉戩及第何人似獻  
章之謠以及輿夫販卒莫不嘖嘖嘆恨門官某夢人  
太息曰天下經綸不屬陳先生矣先生亦自夢一龍  
躍出袖中竟沒於井識者聞之知為先生道不行之  
兆也羣公往慰先生先生大笑莊昶進曰他人戚戚  
何大抵先生大笑何太高二者將無過不及邪先生



頷之其居神樂也北士麤鄙者數人約曰必共往因  
折之及見先生神觀洞然氣沮口噤不能發一語致  
茶而退因語人曰異人也今右布政使周瑛時同遊  
大學所藏古人墨跡愛踰拱壁先生借閱經句瑛數  
取先生笑曰試君爾君得非所謂玩物喪志者乎瑛  
於是有所警發南歸羅倫贈文畧曰白沙先生處南  
海者一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窺聖賢之蘊克道以  
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  
莊昶詩曰百年吾道在東周天下斯人豈易求誰為  
齊王留孟子自知堯舜有巢由鳳凰氣象終千仞北  
斗光芒共九州萬里東南漠海閱蒼生何處問乘桴  
既歸杜門潛心大業而道價響天下矣四方學者日  
益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無不

致禮於先生之廬先生日飲食其資畧了不知其囊



益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無不

致禮於先生之廬先生日飲食其賓客了不知其囊  
之罄也自朝至夕與門人講學賓友論天下古今事  
或至漏下鹽不少厭倦翌旦精神如故雖少壯者  
自以爲莫及也江右藩臬左政布使陳煒等循復白  
鹿洞書院成以山長書弊走生員劉希孟等聘先生  
為十三郡士者師先生報書謝不注任宣廣東左布  
政使彭詔上疏畧曰臣聞古昔聖帝明王諮詢敷求  
罔間遺逸小或致之大或起之動則賴以成顯著之  
事功靜則因以繫士心之嚮慕聲望手來蔚爲國彙  
竊見依親監生陳獻章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  
素德性堅定給假回還杜門養志沉潛聖賢之書實  
窺体要通達事理物之有見精微今年五十餘讀書  
踐履愈覓純熟孝義著聞人皆感動臣等自度才之



德不及獻章萬、猶且叨食厚祿顧於獻章醇儒反  
未及見用非惟臣等之心誠有不安抑恐國家不及  
收角坐失為善之寶也伏見天順年開

英宗皇帝間撫州人民吳與弼文衍高古時加禮聘家  
以宮僚柰綠典弼老病辭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  
效今獻章年方強盛大非與弼之比伏乞

聖明以禮徵召必有以補助

聖德風動士類疏聞

憲宗皇帝可其奏命有司以禮勸駕先生以老母并久  
病辭時述撫右都御史朱英懼先生終不起也且題  
薦未云臣也趣某就道矣因曰先生萬一遲其行  
則如予誰

君何先生不得已起至京即朝廷用故事勅吏部考試

會疾上疏略曰臣累染虛弱自汗等疾又有老母朝



會疾上疏略曰臣累染虛弱自汗等疾又有老母朝夕侍養不能赴部听選成化十五年以來左布政使彭詔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臣堪充任使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等衙門趣令起程臣以舊疾未平母年加老未能輒行府縣官吏承行文書日夕催促不克強起就道而沿途病發隨地問醫扶衰補羸僅不大憊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朝見乃以久勞道路舊疾復作日復一日病勢轉增耳鳴痰壅面黃頭暈視昔所染無慮數倍衆目所覩不敢自誣又於八月二十二日得男陳景陽書報臣母別臣以來憂念成病寒熱迭作痰氣交攻待臣南歸以日為歲臣病中得此神鳧飛喪仰思

君命俯念親情展轉鬱結終夕不寐臣之愚迷實不知



所以自處也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然於君臣之義  
知之久矣伏惟我國家教育生成之恩

陛下甄錄收采不遺卑賤之德至深至厚於此而不速  
就以圖報稱於萬一非其情有甚不得已者孰敢驚  
虛名飾靈讓越越進却於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  
哉臣所以一鄉領書三試禮部承部擢而就道聞

君命而驚心者正以此也緣臣父陳琮年二十七而棄  
養臣母年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臣幼時  
無歲不病至於九齡以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於溝  
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百九視臣之衰如  
在襁褓天下子母之愛雖一旦未有如臣母憂臣之  
至愛臣之深也臣於母恩無以為報而臣母以守節  
應例為府縣所白己蒙

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尚

也願臣母以貧賤



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

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德於尋常萬々也顧臣母以貧賤  
蚤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  
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々憂々病相仍理  
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嘗而氣則衰心欲  
為而力不逮雖欲效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惜哉臣  
所以日夜憂懃歆處而未能者文以此也夫內無攻  
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  
曲全之士惟

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內無匹夫  
匹婦不獲其所者則臣之微亦豈敢終有所避而不  
自盡哉伏望

聖明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己之



念乞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  
俟母養獲終臣病痊愈仍前赴部以听試用則臣母  
子未死之年皆

陛下所賜臣感恩益厚圖報益深雖死於道路無所復  
辭矣疏上

憲宗皇帝親閱者再三明日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  
愈仍來供職蓋異疏也先生以表謝其畧曰臣本菲  
材誤蒙薦季又以在老母在念沉痾在躬未得以承  
試用

陛下憫其愚誠不加誅責死少寬旦夕之假已云幸矣  
而又慰之以溫言寵之以清秩使遂其欲去而勉其  
復來此誠天地之量日月之明雨露之恩出於尋常  
條格之外者臣雖至愚亦知御負恩德圖報稱於親

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  
效忠之心也又曰臣雖在道圖報



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  
效用之初心也又曰臣瞻望朝廷遠離在邇雖圖報  
有日而遲速未占俯仰愧怍無任感激戀慕表既上  
又遲、至於旬日始賣舟南去李士李東陽贈別詩  
云只有報恩心未老更無辭表意全真諭德六鈇詩  
云道遙佳恣吟哦古寺心齋長薛羅本為愛君觀因  
屢可堪思母望雲多東郊信有靈光在西土空聞鳳  
翼過應笑病夫方鑄錯汗顏何處逐顏坡蓋實錄也  
其先生省人也素忌先生重名及至京師使人邀先  
生主其家已而先生僦居慶壽寺某御之後因纂脩  
實錄陰今所比誣先生李士某見之不平為削去婦  
經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  
薦所以不授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問悟



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為實然之言

上今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听選監  
生薦又既陳始終願仕故不敢為辭以酌虛名或受  
或不受各有叔宜爾彌唯也暨歸歲有薦辟皆授詔  
不行初應詔而起也道出羊城所至觀者如堵至擁  
馬不得行婦之日有祥雲五色遠其第經日始散弘  
治改元以來郎中等官委性藩府萬某周某某等先後  
疏薦庚申給事中吳世忠以先生又尚書王恕侍郎  
劉大孝夏士張元禎祭酒謝鐸等八人同薦與二三  
儒臣八內閣柄用

浙

上方勅吏部查勘而先生歿矣是年三月十日也享年  
七十有三歿之前數日蚤具朝衣朝冠命子弟扶掖  
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辭吾

君復作一詩云記仙然被謗記弗乃多慵弄艇滄溟月  
月次書玉卷曰吾以也辭世歿之日願出白氣劫也



君復作一詩云託仙終被謗記弗乃多脩弄艇滄漢月  
開歌碧玉樓曰吾以此辭世歿之日頂出白氣勃々  
加蒸竟日乃前息一夕五鼓隣人聞車馬駢闐異之  
急出見一人若主者狀儀節甚都出先生廬而去以  
為大官至及旦詢之無有也先是知縣左濬以醫來  
先生病已亟矣門人進曰藥不可為也先生曰飲一  
七盡朋友之情飲已作詩遺之沒後一月提李僉事  
宋端儀移文當道請入祀鄉賢祀祠都御史鄧廷瓚  
疏乞恩典草已具尋宰御史費鎧逃撫雲南都御史  
李士實俱疏乞不拘常例賜與贈謚諭祭不報是年  
七月二十有一日葬于圭峯之麓卒向之原遠近會  
葬者幾千人左布政使周孟中賻白金三十星助葬  
諫之以辭刻石于墓三府暨藩臬諸公門人親交遠



近相續設奠致賻殆無虛日於戲生死哀榮吾於先生見之矣先生少負氣節每出少掘歸輒對伯兄泣不食房婢偶露告太夫人必黜之乃已初待季者甚嚴晚更平易孝弟出於夫性事太夫人甚謹太夫人非先生在側輒不食且不甘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愛子慕惟日不足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先生從之御史王鼎曰此見先生變通處也北時行不能別太夫人敬傲徐仲車故事伯兄不可曰吾弟為人子居獨不為人子乎兄弟泣爭義感行路太夫人歿以七十年之派子居九十年之母喪哭擗食素一如先王之祀太夫人耄耆強康如壯先生以古希年顧多病嘗慮一旦身先朝露不能送太夫人終故自太夫人七十年之後

也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露禱于天曰願某後母死



先朝憲不能送太夫人終故自太夫人七十年之後

也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露禱于天曰願某後母死也後喪太夫人服闋絕不衣錦繡曰向者爲親娛耳通判顧叔龍曩見先生束木帶解所求束玳瑁帶贈至是反之念衡山靡間朝夕曰自今以往表死之年皆幸也事伯兄如父坐必偶坐雖跡處山林其愛君憂國之心視諸食祿者殆有甚焉

憲廟之升遐也哀詔至先生如喪考妣有詩曰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卧家溪上不曾携酒去空教明月管梅花知言者讀之當之先生之心無一日不在天下國家也為人豁達大度不與物競未第時隣人有侵其物屋地者欲感之以力揚言於衆曰陳氏子異日他出我必辱於途及見不覓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爲若讓其入漸竟不能作惡而去又有侵



其田者處亦如之復後有盜葬其墓者先生怒曰以此義不共戴天也彼不即悛吾即訟之官吾敢沽虛名而忘大義哉盜葬者聞之果悛逃撫湖廣都御史謝綬遺先生壽木甚美一日其交學陳某卒遺言心得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即奉以畀之林良者以盡名天下當作一圖為先生壽惠州同知林璧至閱之愛甚亦即畀之無吝色知縣趙某其頗著貪聲懼先生遇當道露其事遺白金數錠為太夫人壽先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啓某後以賊去官追而還之其人感泣提奉汪廷貞慕先生特甚在海北時作懷汝亭以寓仰止亦數以白金為先生壽其卒于官也盡封還以為贖恭政伍希淵僉事戴中鞏以次各遺白金款新先生居却不可乃營小廬山書屋以處四方

李者初年甚屢嘗代負粟於鄉人僉事陶魯知之遺田



金款新先生居却不可乃營小廬山書屋以處四方

李者初年甚屢嘗貸粟於鄉人愈事陶魯知之遺田若干頃晚年按察司李士實故富鄭公故事破數白金買園一區作羊城之北其廣先生封券至于三四徃返卒俱不受御史熊達傲洛陽故事欲建道德坊於白沙以風士類先生不可乃議創樓於江滸為徃來嘉賓盍簪之所榜曰嘉會先生曰斯可矣先是達亦以疏薦先生于朝大畧謂宜及先生年未艾而亟用之也都御史鄧廷璿檄有司曰月致米一石歲致人夫二各却之以詩云孤山鶴啄孤山月不要諸司費俸錢行人左輔出使外夷以其師意致白金三十星亦拒而不受其視利若將浼焉如是太夫人兄弟之子陳敬幼無依先生收育教之成人至割曰廬以樹其家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嘆曰良家



子也命內人撫育如己女及笄擇婚家之友人莊晁  
病遺書求先生門人之醫范規者往規貧不能赴先  
生即備行纏服食津遣與人交無生死炎涼之別都  
御史朱英樞歸桂陽爲文遣子不遠數千里設奠尚  
書彭詔御史袁道經歷張黻輩之歿也亦然其聞羅  
倫袁道張黻之卧也皆設位哭爲總之服三月叅政  
胡榮爲提李僉事時雅重先生嘗選生員有異質者  
十餘人洎受業今李士梁儲叅政李祥輩與焉其後  
榮遭母憂先生特行吊禮於新喻及祭吳與弼墓於  
崇仁羅倫墓於永豐訪莊景宅於江浦其論治道以  
正風俗成人材爲急務知縣可積之初知新會縣事  
也出其鄉人給事中董旻書爲介求執弟子禮先生  
百凡啓迪以致四禮大行民愛之如父母及卒于官

先生  
其  
始  
終  
成  
統  
皆  
先  
生  
之  
功  
也  
願  
叙  
龍  
爲  
同  
知  
知  
德



先生締理其後事如已事後民立祠于白沙先生記  
之其始終成就皆先生之力也顧叔龍為同知知德  
慶州卒遭事不測先生毅然任其事曰朋友之責也  
後間其子某至乃已翰林院庶吉事鄧智以言事謫  
石城吏目其父自蜀來怒其去官也日賴之賴先生  
諭之以理始釋其後智于順德也劉大夏時為右布  
政使卒兵廷奉時為順德縣知縣先生相率厚贖擇  
人而扶歸之孝承箕裏糧日嘉奠數千里從李先生  
服食行纏待如子弟復築楚雲臺以居之臺榜一聯  
云有月嚴光瀨無金郭隗臺季士王鑿聞而嘆之盛  
稱先生出處之正見黃公釣臺記東莞林光始有志  
於孝後為貧累先生款成之謀田於肇慶同知張吉  
以光不歸乃不果其接引後季隨人材大小而成就



之類如此嘗慕先哲宋丞相崔菊坡之為人也迎其  
像為文祭于家隅坐瞻仰若弟子之於師者久之程  
節婦鍾氏子也孀居二十七年貧甚先生既為詩以  
嘉其節復遺帛以周其貧君子謂使先生大得志表  
先德孝賢才當不遺餘力也其見義樂為如飲食焉  
如是厓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與夫祀典之奉也皆  
發義於先生與副使陶魯右布政劉大夏僉事徐統  
共成之大忠祠成太夫人夢金冠三人從甲士數百  
謝于門慈元廟之未建也先生夢一女人后飭立于  
大忠之上曰請先生啓之後十年建廟即其所也故  
先生吊慈元詩有依稀猶作夢魂通之句先生精神  
常與神明通居外海陳謙宅有異人來見嘗夢遊天  
台至第八重而竟又夢一長髯道士以布囊貯羅浮

山道之八月八夜忽夢至宇無瑕碧雲紫爛南斗下  
大書八字不有因入面西而行或意或見臨及夢與



山遺之八月八夜忽夢玉宇無瑕碧雲燦爛南斗下  
大書八字下有四人面西而行或隱或見臨沒夢與  
瀛溪兩崖荅歌於衡山之五峯皆紀之以詩蓋其神  
之極清故所感如是昔人所謂夜驗之夢寐者也北  
婦時泊舟江滸夜半有人呼急起未幾水至溺死人  
畜無筭因得免先生德氣粹面盎皆無貴賤老少莫  
不起敬給事中賀欽執弟子禮既別尚先生小像懸  
于家之別室有大事必啓馬羅倫改官南京脩撰先  
生謂日子未可以去乎倫即日解官去按察使薛綱  
始疑先生及得於觀感乃悔嘆即欲解官從季有詩  
曰欲拋事業留門下老驥那能李駿奔進士姜麟以  
史事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先生出曰吾  
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听言動



者殆非人也吾何以名哉至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都御史諱邦劉洪官廣東藩臬時每言詡一則曰無緣一則無福以不見先生爲恨也嶺南士遊國孝者北士必問曰遊白沙先生門否以一字一墨爲符驗而目之以輕重其人焉壬寅別都御史朱英子蒼樞英預約束參隨官瑛先生至掖之從南道出入先生力辭不能英嘆曰古之聖帝明王尊賢之禮有滕行式車者况有中貴謁先生廬至江浙乎却肩輿走數百步人京師時京經南安知府張弼做曹參師蓋公禮以待先生道出淮陽總戎平江伯陳銳徃復差官具人船護送極其禮意之隆暮年款卜築衡山都御史沈暉創屋士人某等割田以待左布政使周孟中甫下車輒謁先生於白沙款請先生

同去還正當海關天高處不離嘔也陸步盤其本初



布政使周孟中甫下車輒謁先生於白波欲請先生

同去還正當海闊天高處不離嘔吐跬步蓋其孝初  
則之本乎周子主靜程子坐靜之說以立其基其自  
得之效則有以合乎大心泰之說故凡富貴功利得  
喪死生幸不足以動其心者其後造詣日深則又有  
以進乎顏氏卓爾雖欲從之未由也已之地位而駁  
乎孔子無意必固我之氣象矣其學有本原進有  
次第的然可據如此迨其晚年超悟極於高遠則又  
非他人所能窺測言語所能形容者矣其始懼孝者  
障於言語事為之末也恒訓之曰去耳目之離之用  
全虛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孝者淪於虛無寂滅之偏  
也又恒訓之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鸞飛魚躍之妙門  
人各隨其所見所聞執以為則天下之人又各隨其  
所見所聞執以為稱果足以知先生之道也哉有詩



曰十年無鮑叔一懶有柴桑蓋亦嘆天下之莫我知也所待天下之大千百世之遠其心同其理同豈無知言者起誦其詩讀其書當有以知其人卓、乎孔氏道脈之正傳而伊洛之學蓋有過無弗及也是故見諸日用雖與百姓同也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聞風者興起沐化者心服蓋有莫知其為之者使得大用於世緩來動和之效廢幾乎先生嘗以道之顯晦在人而不在言語也絕意著述有詩曰他年倘遂投閑計只對青山不著書又曰莫笑老墻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有勸之者對曰伏羲著述數盡再况畫前又有易乎君子曰先生著述可謂富矣自一言澠之可屬言自萬言欽之可無言今其詩文不下萬餘首獨非著述乎莊昶讀先生詩集曰喜把炷香焚

八省南面坐受拜登閣以風一方以先生病不果嘗



八省南面坐受拜啓問以嵐一方以先生病不果嘗  
經畿內山紉熟甚思主菜值山民植者良以前比貴  
客重價求之弗獲先生至山民羣求獻之寓京師時  
走家僮市靴於肆工人聞自先生亟易以佳者其至  
誠能動又徃徃如是先生之始為孝者激厲奮發之  
功得之與弼為多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朱英時  
為叅議造廬求見卒避不見閉戶讀書盡窮天下古  
今典籍旁及釋老釋官小說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  
沃其足久之乃嘆曰夫孝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  
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  
籍而我自我也遂築一臺名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  
不出闕外者數年有荅張元稹問孝詩曰古人棄糟  
粕糟粕真傳恥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累積

餘首獨非著述乎並想讀先生詩集曰喜把炷香焚



源之泉自涓也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  
窮絨藏及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李惠不用  
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懼  
恐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厘間寄語了心  
人素琴本無絃久之又嘆曰夫道非動靜也得之者  
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於  
是隨動隨靜以施其功有示張翊詩曰知夜則知朝  
西風漲暮潮千秋一何短瞬息一何遙有物萬象間  
不隨萬象凋奉目如見之何必窮扶搖又曰登高未  
必高老脚且平步平步人不疑東西任回顧豈無見  
在心何必擬諸古異体骨肉親有生皆我與失之萬  
里途得之咫尺許得夫斯須能誰別來去明日立秋  
來在人方思處暑又曰兩脚着地此何閑白雲與爾

長讀了無一字出安排為經為訓其誰識非謝非



展讀了無一字出安排爲經爲訓真誰識非謝非  
陶亦狼猜又曰老誰靜裏都無事笑此山中亦著書  
帝伯皇王鋪叙裏乾坤今古笑談餘大李士李東陽  
始得先生藤蓑諸作也語人曰待某謝官絕烟火十年  
然後可屬和耳蓋皆知言者也其爲文也主理而輔之  
以氣雖不拘於古人之繩尺故自有以大過人者以  
爲詩也則功專而入神品有故人所不到者矣蓋得李  
杜之製作而兼周邵之情思妙不容言故其詩曰子美  
詩中聖堯夫又別傳後未操翰者二妙少能兼今蒼  
悟山東皆禪行某集惜乎未全也至於書翰如其詩能  
作古人數家字山居筆戟不給至東茅代之晚年專  
用自成一家時乎爲茅筆字好事者踵爲之有詩曰神  
徃氣自隨氤氳竟初沐聖賢一切無此理何由曠調性

來在入方思憂暑又曰兩脚着地此何閑白雲與爾



古所聞熙已魚穆也耻獨不耻獨茅根萬莖禿又曰茅  
君頗用事入手稱神工又曰茅龍飛出右軍窠皆指羊  
毫也天下人得其片紙隻字藏以為宝大夫嘗夢星斗  
烛天旁有人指謂曰此人爾家秀才文字也與弱婿某  
貧不能自振造白沙求書數十幅掃一坡每一幅易白  
金數星庚申朝廷遣朝官使交南交南人購先  
生字每一幅易絹數匹擣者恨不多也先生教人  
隨其資稟高下努力深淺而造就之脩備之善誘  
其不悟不強也至於浮屠羽士商而農業賤來謁者  
先生悉頃意接之有叩無不告故天下被其化者甚衆  
南幾僧太虛知名當世亦以其孝求正於先生先生復  
書以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告之曰我以比證也先  
是先生道南幾見太虛告以念老母太虛為朝夕禮拜

祝頌至先生歸相見乃已其驚信如此烏乎若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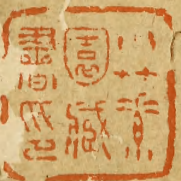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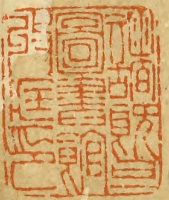


是先生道南幾見太虛告以念老母太虛爲朝夕禮拜

祝頌至先生歸相見乃已其篤信如此烏乎若先生者君子謂周子之後一人而已者非邪詡也無似自成化辛丑見我先生於白沙我先生即以国士待其後受教多而辱愛厚臨歿具書趣至白沙寄以斯文告門人羅冕曰吾道吾有所託矣示以詩云古往今來幾聖賢都從心上契心傳孟子聰明還孟子誰今且莫信人言又曰萬丈祝融何處山三年碧玉夢相聞多少畫工傳不去都說賢今畫幅寬又曰病久唯听命詩成不浪傳門前花十丈玉井正開蓮數椽剛到地一棟正橫天下忘吾道在萬、歲相連既而曰孔子之道至矣幸毋畫蛇添足又曰用斯行舍期藏子其勉之吾言止是矣嗚呼言猶在耳不肖詡斗筲之器何備何為而後可以少副我先生付託之重乎



先配張氏生子三人曰景雲作小詩得唐人體裁曰  
景易克邑庠生先生卒女二人婚黃彥民指揮倪  
麟孫男三人曰田曰琬皆庠生曰勇尚幼繼室羅無  
出先生歿後門人聚議湛若水為行狀李承箕為墓  
銘梁儲為傳而墓表則屬之訓也若水之為行狀也  
倉卒事多未備詎竊懼久而理晦無傳重加禡筭食  
事許胆嘗刻梓以傳矣嗣是有待於同門者教事復  
增入焉雖恒心行細不敢有遺如昔父年譜之為度  
幾他日有與於與斯文者取而剛述之以為世訓初  
不暇計其言辭之善且陋也謹狀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藏書  
民國二十八年  
十月





浙江圖書館

善本

12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 32812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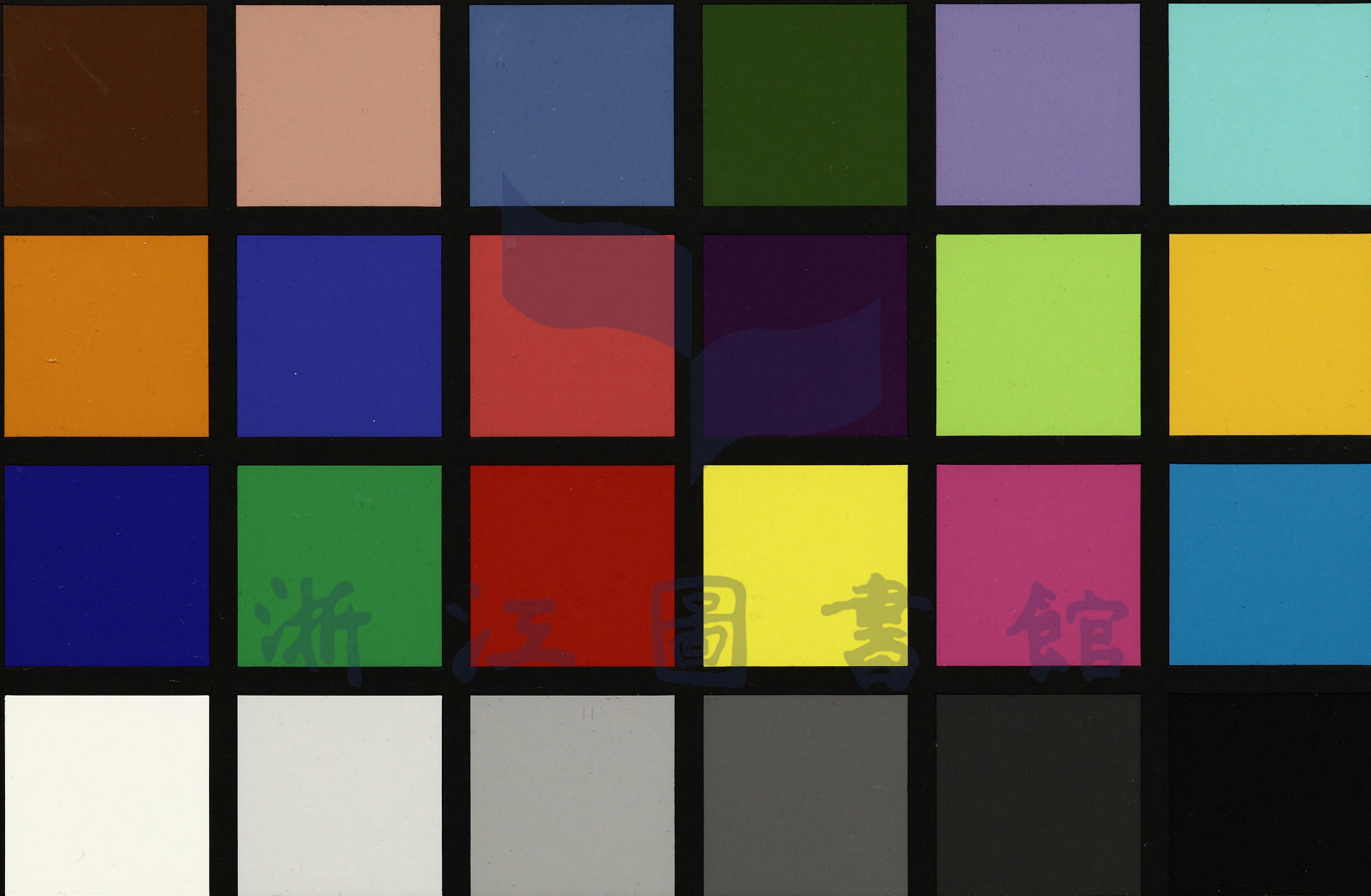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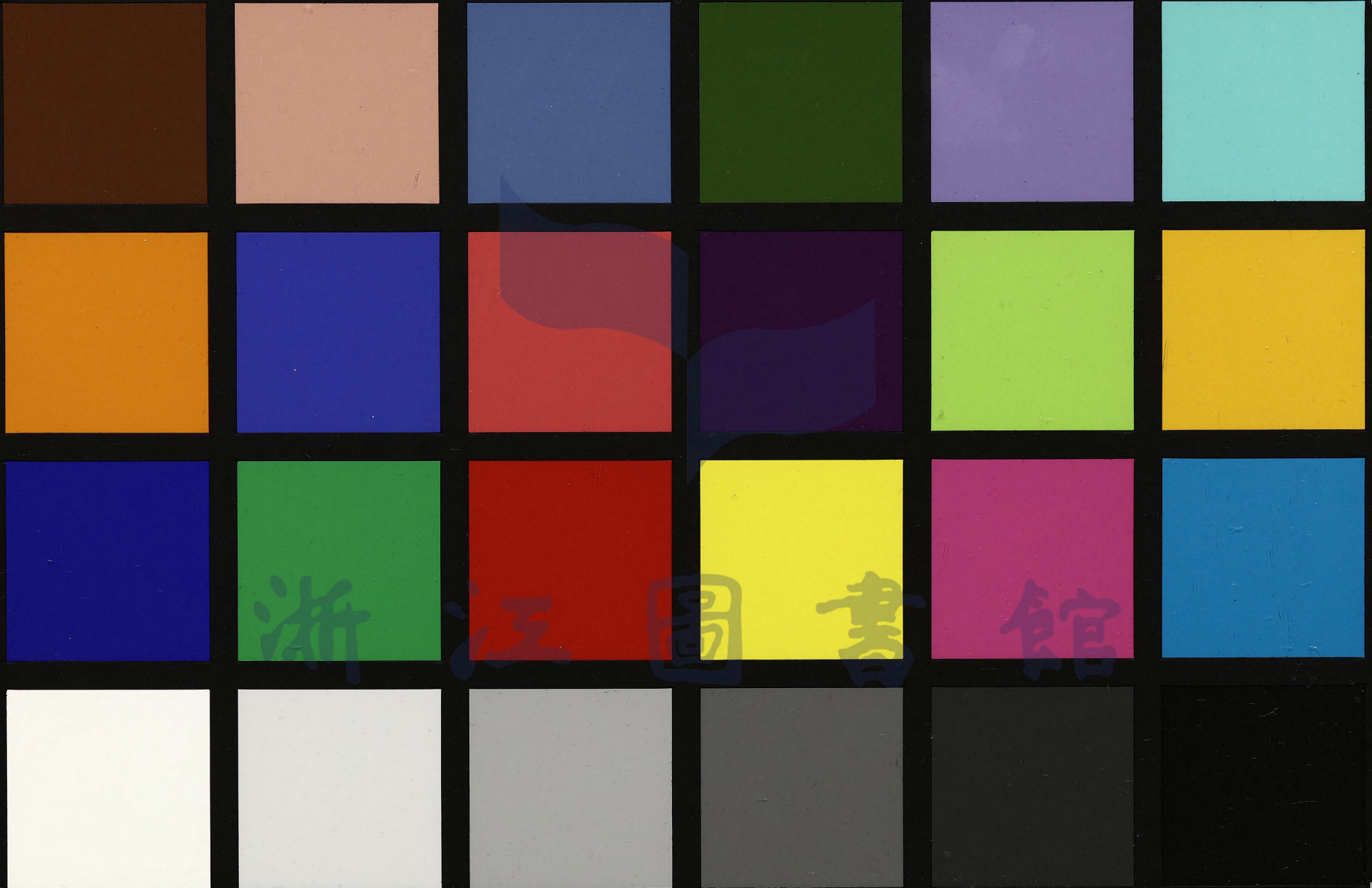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